



^ 16
2798
12

12



明
號
卷
16
2798
12

黃漳浦集卷二十三

啓

謝河南唐王啓

伏以王命如絲頒予恩垂於千里臣心若水朝宗念切於中州
驚授簡之過隆謹望闈而遙謝恭惟殿下起家日月締趾雲霄
國號從唐化理順堯天之則藩封在宛仙潢流清水之香花萼
相輝椒條衍盛斬石麟之作崇造福一方賦銅雀以俾奇徵才
八斗辟易淮南於異代揄揚河間於同聲允爲城翰推尊游被
冕旒寵譽者也某游梁浪迹自許非材曾向王門識陋廁曳裾
之列今從帝里緬懷興設醴之思正翹首乎龍光忽傳心于魚
素望青陽之左个煙景非遙披紫殿之雄風塵襟不爽益深馳
戀彌切感銜慙無一得之愚可展七襄之報仰祈睿覽俯慰遐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求

思臨發曷勝悚息之至

復曹司李請講學啓

伏以道躋先岸允藉人天之師化協萬邦實資文武之憲居高而唱則聲加長乘風而呼則聽益遠所以斗杓移指而四序聿成閭闔啓噫則羣蘇改色非津沫所能發其豐光蘋吹所能生其澄澤也况當衆渙之會宜拯壯而用大牲槩此戎萃之時利除虞而伸禴祭脩文德則遠人來歸順長道則羣醜屈服詠仲尼之非欺我豈魯頌之有游詞茲蓋幸逢老公祖閣下仁孝立心忠誠濟物舉帷而清七建有道斯來挹澤以注二漳其風肆好方干旄之甫賁四野動其雲霓迨威羽之重儀百峯因而歌舞所謂畦蛙麥雉咸狹琴書樵子斂師同薰磬莞某以螢光微熠欣附若華并使魚雅諸生繆依法席兒童陳俎豆聊博堦堂

之歡風浴引暮春合贊絃歌之盛登泰山而觀魯國闔井依然酌銀漢以洒郊塵波瀾自在虞人之期不爽亦又何求講德之論將成翩其伊邇卜此中庚之日薦我狂簡之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雖露艸而託岡梧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信後車之綏黃鳥將使睹桑實者革其樞音辨鼠文者生其豹采亦不鬪所敷歸昌之仁有茁所頌騶虞之化也某臨啓可勝惶恐之至

復沈明府請講學啓

伏以景曜舒章煥菁華於海甸融風扇化長桃李於春蹊西川文物之盛實始文翁東郡禮樂之興初旌鄭里功存翊運道重至盟恭惟老父母手作轡龍口噓翽鳳以文章爲政事人倫矩矱斯存先教化後刑名吾道津梁有慶樂胥色笑將開藻茹之光陳俎舞干并睹雲雷之用爰當方成之春服共披不憚之惠

風昔鷺湖鹿洞之會則紫陽稱尊迨玉泉海門以來亦會稽遞
主某天放餘年鷗盟逸侶聃禮郊官或獻失而求諸野負樵持
釣或攷質以恕其疎文未墜地值事友之仁賢道尙在人幸吾
身之親見一言而進階下繆託醜明有斐以附裁成聊資狂簡
敢因洒掃遂竊先傳式借絃歌以開後覺譬雲漢之引未星同
躋彼岸猶魯雞之伏鵠卵共信孳如至於順道屈醜行頌魯侯
之功矢德修來遠資單武之化亦樽俎之餘事棫樸之後篇也
謹承雅命馮啓懔然

答余明府啓

恭惟老父母運斤成風投刃中舞以烹煉之媧手下補襦御黼
黻之鸞文微分暮袴遂使虎子渡河鋸魚徒澤真所謂糠粃以
鑄龔黃鍼鐻而收管晏者矣聖明俯念蒼生專倚赤社綜核之
心原爲撫字而奉行已過遂爲催科項領四方良可惋歎吾鄉
賦役未殊徵輸尙便加以老父母泐酌興歌麥桑足樂雖有海
外之鯨鯢不傷澤中之鴻雁也嚮來倉皇奉教未久春風伊鬱
不暢所懷臨啓懷慕瞻注如何人日黃道周頓首

答吳明府啓

長安過沐存念銘之肺腑幸逢霽清還依丘隴得從桑梓遙禮
華嵩感出處之繇天歎苑枯之屬命而於波瀾反復中尋長者
松筠不變處獲良臣猶墜淵而懷明珠迷源而飽芝乳也自歸
山伏枕不親筆硯雖蜚鴻遍野猛虎彌山不能移牀半步誠不
獲已堅臥先廬四壁空林唯聞惠好不勝感愧莫用爲酬樹菴
公有便幸致謝惓惓七月十七日黃道周頓首

答郁明府啓

恭惟邇臺惠風扇物朗鑑澄觀既四應而不疲乃專精以獨選
霖車甫下輒訪遺逸之人庖刃方新已中桑林之舞雖函牛之
鼎試於雞烹而糜塊之能呈於鸛垤矣周病顛餘生遠甘溝壑
六垣竊照頓領慧光顧此百朋之施愧無七襄之報何期晤謝
曷悉情依七月三日道周頓首

賀朱相公啓

鳳從天而下白宣綸紉之麻鴻遠達以飛赤呈心膺之烏帝專
阿衡之託人快維石之瞻恭唯閣下越海釀乎魚水周楨翹自
虎林局雲霧之牕號私人於內禁曳星辰之履班常伯於中臺
歸洛溫公數載大艗之橫澤還潞國一朝巨棟之凌霄傳諸
令於葦珠宮聳聞學士之拜待漏聲於丹鳳閣洪仰相君之新
逢父父子子之昌時遘君君臣臣之嘉會豈天佑乎聖代欲今

日而開平治之期故簡在乎帝心非我公不與弼諧之選某爲
王慶佐爲帝慶師傾耳于喁之倡和賀夏得珣賀商得璉拭開
治化之珪璋惟願一明一良乃心乃德東南之力已竭宰相之
言自眞雲從龍壺塞兩間天下頌太平之公輔鳳引雛直翔千
仞池上新世美之絲綸

書後

書孝經別本後

洪思曰黃子詔獄中所書一百二十本孝經本本各有
論著文與義成殊焉其庶人有引詩者四十部爲別本
故三十有三部有移小雅宛之詩于庶人之首七部有
補幽風七月之詩于庶人之尾今皆散亡幸此七本猶
或可尋也此本蓋得諸涂待詔
德公餘尚在晉江蔣若榭家

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一篇金聲禮者敬而已矣是一篇玉振
其中享祀明堂政刑禮樂條理粲然祇是因心因性無拂于民

生不毀傷天下仲尼作用全在此經故曰行在孝經也辛巳秋
深書于白雲庫

五孝俱引詩者當以聿修厥德繫于天子之前庶人不引詩者
當以能養為孝之末節故其語意抑揚洪思曰天子諸侯卿大

人之孝也此之者微之也與曾子論孝章表裏嚮在西庫寫此
經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補幽風洪思曰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分

庶人之孝也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甚無謂六本在蔣
爾干茅宵爾索綯亟其桀屋其始播百穀

相國處此其一也餘八十本俱依石臺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
修厥德移于天子之首西庫無佳筆俱用秃筆書之如此冊者

真可用之覆瓿耳癸未臘月二十四日再見此冊時在鄴山墜
厓折肱力不勝書命人捧左手龜勉記此前後蹉跎重為引歎
也道周又識於諸翁之麓

書孝經頌後

洪思曰頌二千四百二十言雄麗極矣蓋為人書長卷
而作非其好也故自傷其言渺而音繁因識數行於後
云

是所頌起艸之第二本尙有出入未悉更定年踰知命學已歛
華而猶襲文人之餘風聳蕤生之末采所謂加醯醬於太羹錯
藻績於越席非其質矣古人有言思選則音繁心幽則言渺故
復變淳古之先裁就下瀾之宕漾上不避譏於游夏下不分哀
於屈賈辛巳元冬識於西庫

書聖世頌孝經頌後

秋在白雲庫下明發悽愴乃書孝經以侑同人前後百本既稍
畢役又為孝經贊十八章及孝經頌一篇凡三千餘字洪思曰
王敷政篇也凡十八章一千三百七十一字頌蓋覆露抽條
篇也凡一章二千四百二十字贊頌凡三千七百九十一字應

諸求者手腕欲脫矣既念聖世頒布此經較諸石臺尤宏錫類而颺言缺焉王充云事不願王無益於國禮記又云邇臣不言而遠臣言之則諂也今身為纍臣已同胥靡而謬舉鴻筆輟之則有無益之嫌成之又有則諂之歎聊當雅春擇米之役非敢媿燦於球圖窺光於皇序知我罪我俱在斯文尙冀來賢刪其蕪蔓云

書會試錄後

洪思曰蓋億宗間所作也時
羣閣蔽主甚故稱觀與見焉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何言其睹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睹焉易之言睹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啓闢者然此以其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

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暮氣而望於窮奇檇杙之繁妖如處襲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于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冒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奸鋤逆使嚴霧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于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昌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蔽臣之遁其君者畧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

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
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
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
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
於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
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王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類四
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卽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宏對武
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
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
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裨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
及覺者其術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陽其德而臣則懷
術而棲于至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

意以與上相睹相睹則無同心無同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
之鐸心志者鍛才之鞴世顧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有其才智
者乎且夫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
其醜難乘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况以上冲質而能
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
枕主席鑽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可不慎哉

書嵇康琴賦後

洪思日子少而多能十歲輒善屬文亦輒善琴時家在
海外讀書漁鼓絳每屬文或先狂走尋島中最高峯對
怪石長松踞踞移時歸而揮絃然後落筆頃刻輒數千
言若有神授也豈所謂山水移情者乎先子云此蓋十
二歲時所作余
得諸劉完公

日張生數來與論禮樂之故欲於器數間求之以爲贊理性情
藏發中和因見嵇叔夜琴賦以爲陶寫要事亦欲數時游心於

此再取叔夜所論琴德但欲去其危苦去其悲哀以求情於麗
偉之外至於按節徵音開此道之元微疑未之傳也今世之士
不復尋其德意而重其材本以為器不千年其韻不神兼以胸
無逸致而屈指前徽乃欲想周文之黯然道箕山之飄爾不亦
難乎叔夜此道已極元微而於論材徵聲意實闕焉其擇於霜
陽高於噉嘯但一時而用之發以朗閣撫以清夕改調殊音唯
其所適亦無之不可也故曰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挽如志唯
意所擬要之曲而不屈直而不倨相凌而不亂相雜而不殊雖
復不昶唐堯異音箕子未為過也故論聲勢四言而已器和故
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至其精要所在神
明在人與德相宜性情斯洽故曰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娛游
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悶非夫

至精者不能與之全理也每想斯道禮樂之原寄興陶情其途
廣文章之微蓋亦如斯僕於此皆未能涉也

書九山帖後

張福永曰蓋乙酉四月在會稽時所作黃子禹陵事畢
即往弔倪文正公於上虞周文節公於山陰因言念九
山書出數行舉似諸子遂及吳姜倪馮周焉聲氣之感
深于骨肉曷足怪乎世之談者終必以聲氣為賢者病
可笑也

余未嘗晤九山也而與九山知甚深猶未陟華首而望華首如
在几席也常時骨肉之好有吳閩公姜專愚皆稟秀東越以縞
帶束帛定交桑陰之下曾未移時而閩公先逝專愚繼化風晨
霜夕相言念者惟鴻寶鄴仙耳二公與余同門鄭致日倪元璐
字鴻寶上虞人其情誼鍾至不得不爾而九山相念
渴于寤夢即南平去吾漳海尚千三百里魚雁往還不可踵計

而九山相念獨深何也崇禎末年世事大壞當宁頗回瞻遺臣徘徊誦君子在野之言鴻寶鄴仙稍稍末見九山亦用起于田間如晉平蠱盛之期始召和緩雖有子產詳其厲夢祝魚禮于河汾無所進其砭鍼還其包絡矣而談者謂崇禎末年諸賢駢召禍變逾深嗚呼過矣九山北上之時猶未至京已迫城下屠諸名城執重藩而九山抗節死于臨清與金夫人媵氏抱石自沈令九山入都仰攀龍髯與鴻寶巢軒洪思曰周鳳翔字巢軒山陰人甲申之變與鴻寶皆自經死甚烈決翼而上無所差池也而談者猶以聲氣病諸賢者嗚呼世之知交自以風雲高於燥濕猶藥物金石各從其類如閻公專愚及覩甲申之變其爲卞壺嵇紹無疑卽如鄴仙不與馬服代位亦當與鴻寶巢軒同歸此四公者皆與余聲氣未嘗以聲氣害秋毫之事而必以平叔夷甫繩朱陸真魏之徒是

余所頓足擗心呼蒼而長歎也

書鄴山帖後

此本書於柯季容綾冊中筆畫麗重爲呂而遠模存如媼母捧心代爲扮出愈增其醜矣鄴山新開三四洞皆前識所未及其鳥道石樓而上爲逃雨巖巖廣二丈許左右窳窳足通旁寢其南踞芙蓉峽者爲白榆洞中闢正牙上盤螭文左壁炳蔚如植虎豹側屏八九尺上睹雷光訝然南嚮又爲前堂螭文如其東序庭存石櫺週於洞齒俯而瞰之諸翁邏於階下十丈之髻一可嚙也其逃雨下垂石如建瓴猶吳明卿所爲甌甄者鑿之三四丈可憩游人所謂黃巖也然是三洞者亦皆以黃巖稱甲申三月石齋再識

鄴山講堂黃子所築前臨北溪石丈林立奇秀甲丹霞黃子呼爲諸翁今講堂已頽圮惟諸翁無恙登臨者不

勝離黍之感
後學鄭致識

書王文成公碑後

鄭致日崇禎甲戌間黃子作陽明子祠碑於榕壇諸生好事者與王忠文公禱祠碑摹作一帖因識其後

右書文成碑與忠文合為一卷前有石本在平和祠中既諸友

多欲見之者因此書付盧生勒之以貽同好諸生因問文成良

知之說著于海內如何說所以得此未之或知洪思日黃子文成碑中謂文成

獨于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為聲華刊落靈梟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鶩湖卑者瀾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

要於文成原本所以某云文成自家說從踐履來世儒都說從

得此未之或知也

妙悟來所以差了唐生問如何是踐履來某云伊歷過許多湯

火豈世儒口耳所就張生云篇中如何說出大顯貴人來鄭致日黃

子文成碑中謂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為之屏展前後則我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雖大

不能自知也此事宜須父兄之力某云伊于此處亦有得力

不是王晉谿為大司馬誰保任他不是黃宗伯豈有敘功時候

孟子云若夫成功則天也如文成者纔可說得參贊唐生云忠

文如何便比得文成某云忠文亦自盡得忠文性分兩人到處

都無虧欠甲戌秋仲道周再識

書杜詩後

作詩之難通于道妙自有唐近體而脩束彌精開元上下沿於

聲色雖十二家不能領拔高岑差見性情然以緇亮取韻耳唯

有子美遠參正變而酸辣之氣足露生平自貞元而下張籍元

結始本情性練於典章變為元白削於孟賈雖氣韻蹇趨而情

理洽暢想在文章宜有此境無復中晚之限大約領道既深閱

物益窾能自領韻則該括兼存矣

書信孺畫松卷

南都壇栝柏松杉奇絕宇內其在四七之列怪石巍巒與古柏相撐支離孽裂掣蛟拏螭常有雷霆繞護其下自複道以東喬松萬盤栖駕雲日五氣所裊蔚如虹霓稍西一株兩根雙偃合條分枝蜿蜒旖旎雖驂紫蚪聯六龍不足喻其夭矯矣每想長風終非摹畫之所能逮暇日聊復作此寄似厚生亦資捧腹也

書余氏書說後

書說之濫觴未有如今日者豈今日之文衰耶蓋理極思變耳目厭常遂相與鈎深索異欲求世之盼已何異老婦強作嬌聲鳴琴雜以鄭衛適足取厭而自詔耳不知味以淡為佳物以素為雅日月以有恒為新此天地之至文也四書皆聖賢名理咳唾珠璣漢宋以來咀嚼不盡何暇他求是非不明毀譽橫加自欺欺人以毒當世遂使操觚之士途眩多岐莫知所適此皆當

坐文法之大辟昭明分經墮於阿鼻夫佛異端也分經非大罪也釋教尚不容釋况儒學經天敢妄生支解余不知所置罪矣潭陽余君網羅百家括囊大典頗有振衰起弊之思擷集諸說訂其異同據理尊經辨言考古於余心大有當也為書數言聊以救今日之濫觴耳

書峯山示兒詩後

洪思曰峯山示兒詩言書法也所謂坡云書法如其人歐陽近義右軍仁是也

峯山最歷落可笑人也嚮在都下偶爾談書僕舉筆正心正之語應之時矍然以為腐談今見其作示兒詩綜核舊事便復爽然有硯北共對之感鄭致日觀峯山示兒詩有曰自能得訣妙乃臻無過心正訣最真心正如君筆如臣知峯山久已心師黃子所舉陳仲醇鄭致日謂陳翁公繼偁峯山詩似元次山書法似顏魯公峯山自以詩拂拭青蓮字至五

十當在虞褚而上天下如崑山者自當卓然鞭叱藝倫奈何猶
鉛槧之隊乎聊舉其詩似諸兄時一展玩知此兄意致高邈賸
言緒論猶足師友耳崇禎二年秋八月書于北山廬下

書四子詩藪

聞坊間刻四子詩藝爲僕所點定者恍惚如夢廣樂矣既在林
公植齋頭見之依稀若覩尹去文奇情雋氣不減書藝而離合
翦截尤爲適勝王質行藻韻逸姿翩翩獨詣自是與書藝雙行
謝時望較自開朗騰芬颺葩在書藝中無一語似者較於臥子
深渾高創雖未能軼軌而先亦自各有其美大抵數十年來盲
繩啞尺於是皆盡矣病中媿未能更定聊復去取一二綴數語
行之世多賢儁必有能定斯文倚撫其利病者端陽日識

書顏魯公郭公帖後

平原此帖初不盛傳晚始出自陳編今盛行者若中興頌之宏
偉家廟碑之矜麗以此兩種括諸精妙卽懷素所述筆意具矣
天下共傳以爲壯體今觀此帖適媚翩翩然高者欲齊逸少卑亦
不近米顛雖有唐室之風尙宏永和之裔矣

書燕喜漳音後

繇求逸致共在農山正叔老儒樂觀垓下雖穆如之詠多慙而
點爾之懷不絕如使世道休明尙從干羽以誦歸昌卽今黎庶
粗安亦修鑿耕而忘帝力彤弓鐘鼓瞻言一朝珥筆興詩邈焉
千古歎夾谷之難從悲率野其何極式歌且舞我德伊何載寢
載興公歸未遠旣發綿蠻之音爰終驪駒之曲令帳下歌兒能
勝鐵綽板者奏此大江東足資撫掌云爾

題自書千字文帖後

凡三章

書未有不摹本而能佳者如古人艸法中有極嫩放而不堪觀細思之乃不得不如此數變屢反復歸其貫乃知作者之精也學聖賢人不可得須取其論著詳翫於極粗處見其精細安妥有不得不如此者然後其行事進反可得而求也十年前筆法極嫩時有穉氣所見法書亦皆隨俗依傍間出已意墜敗甚多自見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後稍稍有進終是小道不足留神此本乃甲戌散牒在而遠處爲陳望卿鐫于溫陵殊彰其醜不足存也

貞觀間右軍法書在者尙萬二千紙上命褚遂良及諸公集成千文至高宗時歐陽率更所集猶其真本惜今不可見耳病起偶作此在余書中其最劣者矣

書堵冲宇行畧後

堵仲緘作其尊甫行畧稱尊甫冲宇公啓易時命具筆札授忠孝之命旣又曰敬身行己之道莫著切於禮乃命具衣冠舉筥出禮經手授仲緘展誦樂正子春下堂一章反覆指示良久乃瞑嗚呼此仲緘所以教我也張翰有言有四海之譽者求退良難蔡中郎古今純孝彙被詔書條上災異髡徙朔方歷年乃反及應卓之命周歷三臺思欲躡躡遠出山東躊躇不果以至於旣馬季長初避鄧氏之辟往來涼州及見羌胡颺起道殣相望乃謂然歎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頸愚夫不爲也卒爲賢者所姍嚮當程璜飛章之時中郎畢命於朔方梁冀刺奸之期季長自殊於南郡雖在孔門亦有祝子之歎而徘徊瞻顧明哲維懷動懲前窮竟貽後蹶豈下堂之慮不周匪易之訓未舉乎漢陰亦言蘭以香自翦脂以膏自焚人如干將莫邪不缺必折

天下之可以衛生免齷者唯禮而已劉長盛王休徵雖身事二姓而閨門雍穆怨惡不歸千古而下不以出處貶德嚮當泰始之初力辭睢陵之命劉石之時仍守雁門之節虜髮雖未有虧而三月不出之情當亦少動矣予屢觸大諱膽脈不驚而每當乞歸不得時未嘗不引涕終日也馬季長不作陷固之章劉長盛不襲龍軒之寵卽絳帳宣樂前墜後軒不爲大過詩曰握粟出卜其何能穀每念四賢間關之際知閔騫逃費與曾輿仕莒兩情之間危坦千里矣韜緘同致舉似南容

書鄴山行圖後

鄴山記就時初爲三堂稍分位次未闢諸洞也初夏鑿逃雨巖在三臺之上有堂有房南北窅窕可數十步卽記中所稱石樓癸未冬日折杖遺履處也南度燕來斜出芙蓉峽上爲白榆洞

曲折三門若挾星辰其複壁丹嵌五色俱備東門出列缺臨紫霞馭南門俯視諸翁檜叢可摘其頂皆成虬文蟠結盤旋大小圓曲與洞相稱若轉臂規畫者然游人亦稱爲黃龍洞此洞比逃雨巖不加奇而曲折近人游屨相接逃雨巖間於鳥道固多望崖而反矣逃雨巖下十數丈爲黃巖形如剗瓜環可二三丈北入幽房間漏日光西南出小門卽登逃雨巖之便徑也游人躡屨卻於勝具則此其甘棠矣三洞相去二峯一嶂之間不能數百步頓有十百里之勢莆人林爾翰爲長幅備諸山川曲折而諸洞未及陳摹故爲記其大略於此甲申九月望前石齋記

書管子後

凡三章

余聞之說者曰管夷吾姬裔嚴仲之子也嚴仲爲齊大夫沒旣乃貧夷吾不庸故與鮑叔善鮑叔遂能焉亦共息不計其產主

數年齊且亂仲謂鮑子曰君淫矣而賊乃縱必失國權諸公子其糾與小白乎分事之濟者無相忘也仲始屬糾焉叔從小白既國果亂殺其君小白從莒入仲以我師納糾不克還於生竇小白使殺之糾且沒仲謂召忽曰子必死之吾姑就戮焉以殉於襄囚至堂阜小白使說之從鮑叔也鮑叔曰管子治於高傒公必相之既相有間曰臣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貴且富矣曰可以制矣然而臣疏於是立爲仲父既而公曰吾之得仲爲吾佚也而仲繩吾也吾自繩乎必爲之宜公乃載牲以書盟仲於宮曰小白以國屬於夷吾仲父宮以外惟仲父吾無所沮其權仲父亦無知吾事仲始更軍制定都鄙料民數而授之鹽米膏境山海莫之敢怨公亦佚樂自娛侍寵無極姑姊妹之不嫁者十

餘人二十年霸亦不替無何管仲且死問相焉曰知臣莫若君易牙開方豎刁者此三子非人情不可近也公竟反之襄王九年威公卒五公子以三人之黨亂宋襄乃遵管仲立孝公先時鮑子請仲於魯魯謀之施伯施伯曰夫齊非戮之也用之耳若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必殺而授之屍今觀其人讀其所著書未見其爲天下才也夫磁石可以舉鍼芒而不可以扛鼎五石之舟可以渡河而不可以涉溟滄以天下之大而升簪齒頰之兀兀焉挾其出入雖周公呂望不能以百年成計也周公之識窮天下極於山海析於毫芒加之呂望刻覈纖悉備束猶不敢剖拆利孔以鑿天地之精而薰人耳目乃管子確然爲之管子亦不仁哉管子蓋功名之徒而始終遷就其事也彼亦乘東海之富而一任其數而其以主爲臬爾令處宋

鄭魯衛之間未見其能霸也使管子誠才而生竇有死糾乎哉魯之不足以託國也明矣兩雄未入近棲者全莒魯之先後亦明矣胡仲之皆不料也然仲之料小白則未大繆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蓋功名之徒而始終遷就其事也

莊王十二年魯遇齊師於乾時納糾之故也糾之傳夷吾邁小白射中鉤不殺之或曰惜哉不死其仇而死其親以喪其節而得其倖名或曰幸哉其天之畀我夏也以悚恒之心而重其發也或曰不然奸雄圖冀之心固不可識也當與鮑叔分事之時君臣未定得臯者雄令不邁於乾時而邁於莒也不必明分者以隻矢斃之洎乎國人已納宗社有君先人之殯以歸於土乃以葛爾偏師定一亡公子趨百里而鬪於郊其濟乎不濟乎卽小白死於僕姑且不喪其師而其國人閔閔焉君乃君而仇其

仇襄公之孽猶在仲之不入齊亦審蕪之盟其可尋也且鮑管不有成言乎而倖倖焉殺一小白爲哉有殺小白之心必不受鮑叔之言受鮑叔之言必無死小白之心小白之不死已在子糾去魯之時矣亂秦之末項籍約劉於關曰先入者王劉乃入矣籍後悔之乃爲鴻門之舉項伯曰羽懷而棄信不可信也以劍捍沛公得不死然羽竟以此死耳羽之將有丁公者遇沛公以刃而去之公旣爲帝立斬之曰是不殺我者而我殺之是無貳也若夷吾之矢其推劍而赴之也亦神矣哉其歛劍而紬之也亦隱矣哉奸雄圖冀之心固不可識也在僖之四年侵蔡及楚仲責楚使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曰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使而反詰之也夫以仲之明習典故而不折漢濱之事耶况乎猾夏僭王干憲亦重矣而護責竟不出

仲計以內嬖擬后同產不嫁滅譚滅障滅遂遷陽已僅僅乎提
天子之空名而親紊其法令護責太嚴則彼有所反則不可聞
於諸侯兵法曰窮寇勿追圍師勿匝仲正如此則奸雄所爲固
不可識也予嘗讀左氏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免胄趨風楚
子問之以弓卻至三肅余未嘗不怪其人而憐其終也或人之
意庶乎似之而虛實成敗有不同者亦安能起仲而解人疑哉
蘇子曰管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意仲之舉天下賢者以對乃
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三子誠非人
情則知所以觀人矣而蘇子以此責管仲乎仲暗於治體而非
盡暗於用人也當仲爲相之初國惟其所命而鮑叔老鮑叔之
外僅有隰朋甯戚王子成父東郭牙諸人耳然皆瑣瑣之才亦
各罄其用不少留長者是仲之擅也當其始使季友游魯蒙孫

游楚復使公子舉魯孫宿奉其詞令稍有片才皆不沒於閭巷
雖若公子開方者亦兩聘於魯再使於衛最後游衛十五年不
省其親遂慨然而舍之也管仲之用人亦無有壅矣今人之導
人也引其所善不若去其所惡客醫之抉瘡也受之刀圭以割
其痛而不餌之參苓者參苓之効寬而癰瘡之現在耳目也令
管仲將死而諭小白曰某可相某可師某可立爲父而易牙開
方者遂遵易簧之語不阻其路乎不近人情是仲之刀圭也仲
未可深罪矣仲所不是者當於築國之日訪周公之務吐哺握
髮以禮下賢按之野按之國按之天下不遂無賢也將老而託
國焉雖有三子無多害矣又不然遂鋤其根絕其枝蔓三子旣
已去而隰朋爲大行東郭爲大諫甯戚爲大司田成父爲大司
馬賓胥無爲大司理不易其舍國能一頓乎夷吾之見蓋出於

此而惜乎其緩言之也見之不大貽禍於終遂爲豪傑所笑豈不惜哉

書雙荷菴詩後

世之作詩者卽和雅調暢排媿爛然以爲能詩矣於風雅正變與觀羣怨之義終未紬繹數回猶之嚼蠟也又古詩之法篇各數章章各數意今以施於古詩之近漢魏者而近體邈然鋸攄八句幾不能成可謂窮哉僕始創爲篇法大則十餘小則數首以錯綜事物酌於情理今古之間其流連風月泛濫觴絲者槩不得與嘗以正譚生友夏殊以爲然未之改也惟吾鄉黃東崖蔣八公獨信其說此道關才關識才識又生 繇於學而嚴滄浪以爲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真瞽說以欺誑天下後生歸於白戰打油釘鉸而已舉世競爲制義知此者希三捉筆僅知課

譜惡爲高深閎遠之言輒舉輕肥以告來者來者取其易習步趨從之而墨客山人爲令於天下故復書此以識大端非謂世之作者必以僕爲定也然僕亦下劣未能大去時染看雪盡寒之作亦猶然故話也蔣八公云必欲登峯造巔刊皮抉髓則人不數章章不數句安能盡如蒸民大東而後得其正變乎亦深以爲然要之韻事亦文章瑣節行誼之辭音必極力除生總包衆妙反爲累心之技無當於德業也

書浙試錄後

張福永曰蓋崇禎三年出典浙江試作也

是役得士九十八人視常數加一爲少海之恩波士無慮不自奮而是時功令又愆御史臣柄飭事甚治所辟推官臣啓遵自吉安至與同考知縣臣士章臣升年臣懋仁臣應運皆視易有

推官臣希旦知縣臣兆升臣國器臣倬視詩有推官臣元聲知縣臣永臣纘烈視書二專經則知縣臣士貞臣燦分視時有所更互闢題分卷與功令相副則自巡撫副都御史臣完學商之一時肅然而左布政使臣承詔右布政使臣祖誨按察副使臣一鳳臣汝弼提調監試各有恪朝夕也分臬敷治者有右布政使臣爾基臣際盛臣廷臣按察使臣應梅右叅政臣應鵬臣永濟兼僉事臣文衡所閱五千六百有奇皆提學副使臣嘉生所較士臣觀鄉試知外藩臣之重也毋論郡縣居平造就棧樸是歌卽常臬一日褰帷下車別清濁分競靜所發仁義壯周孔之色者遠矣於是治賦使者有太僕寺少卿臣允儀以特遣在戶部郎中臣朝綱以監兌在工部主事臣元寬南戶部員外郎臣葵分課二關受命載道者右布政使兼僉事臣欲章按察使臣

之訓右叅政兼僉事臣良訓副使臣建和臣天錫行且至矣而右叅政臣振熙舊學臣士英俱以陞任行右叅議臣若訥以慶賀行都司僉書臣國輔亦與俱其任干掇者獨都司臣允文而視巒御史臣徽與舊巒臣之仁交代適至爲俎豆光凡在浙中者俱悉臣行事知聖天子所明試之心

書陳生卷後

己未十月

此卷故泉中陳生所貽劉漁仲也陳生既有畫致晚益讀書交諸名宿雖塵俗之中頗有烟霞之韻常因漁仲一再往還數月之間奄然物化適見此卷援筆書之但其字穉靡殊不足觀耳

書六事詩後

別六事詩爲正六事發也詔書旣備責臣鄰因遂草疏陳此七事與明詔相補二章言催科太重三言刑獄不清四言驛禁太

厲五言巡緝作奸六言門禁宜裁七言內不便疏成銀臺堅
持不上鬱鬱久之作爲是詩此余集中已爲鄭史所刻然覽者
茫然不解何語屢有病其晦重者是僕遵養蒙晦之時並不
宜以此自爲註腳甲戌夏六月偶書

書倪文正公帖後

凡三章

渡江後十五帖爲鴻兄麟書看他掉臂入都是何手段當與曲
沃穀城楚葉同器雜處令人氣結此事傳者具歸辜於柳燦其
實不然崇禎末年俱是陳希烈撐持柳燦不過爲閹官傳送耳
蠶室以鴻鄴同傳盤髀折刃欲一舉而傾之至以計倪爲劇可
畏也蔣晉江膽力不旺先於宸前力爲推轂旣爲希烈所阻亦
復中輟敗碁借箸古人所難唐季亦云用韓愈亦無甚異人不
用韓愈徒爲士人惋惜僕不敢以此量公猶冀後人不昧此語

耳

此卷五六十帖皆壬午癸未出山時書所料理閭井賑恤作粥
廠事極爲詳悉間有三帖及余者似是壬午夏間湖上之晤過
此公遂出山矣逸少中身在會稽未有如許事業看此老分明
是逸少以上人世人尊耳以爲怪論今竟如何壬午初年僕見
公作書告人云鴻兄命筆在顏魯公蘇和仲而上其人亦復絕
出諸君訝未敢信嘗戲問鴻兄少時作何夢晤公云吾十四五
時嘗夢至一亭子見和仲舉袖云吾有十數筆作字未了今舉
授君和仲亦逸少才其深到奇雋未必如公然自晉宋上下惟
逸少和仲通公一身耳

書紀南書詠莊後

復書作如此意直與杜牧陳亮擁轡爭先豈直在李華柏耆上

下世有攬英傑報廟社者此爲囊錐儁於犀首也

南書詠莊義深於莊非至靜者不能與之審幾非至精者不能與之察理也南書何不詠近思錄作中庸外篇去曰其中菟未去聊復服藥世多有服藥得道者聖子市翁俱服五穀八十歲上下伊有千年之心

詠莊一字一義非郭家所幾吾徒已學道長年不復降階爲才魄塵尾所動此一部書化作五十七部內豐龍天花菓不在闕里供養時復觀之發其微渺開眸啓粲耳如南書所詠乃下包孔顏上兼星辰不知東晉諸公作何位置也

書洪浩士九日詩後

浩士九章大爲陽九破厄不獨黃花佩其惠風也奴騎乃未退順昌餘烈尙想虞生八百車書與三千步騎聊佐言語耳嗣當

令諸翁見之也

書何氏禹貢後

人非聖人不能選理於至易之途非賢人不能踔辭於高深之域所以然者聖人矚物無所不易賢人矚物無所不難無不易故使天下作者皆思舍其所難無不難故使天下作者皆知聖人之不易夫不知聖人之不易又不知賢人之所難讀四子書噉然大聲出口如油睹馬楊范班之言以謂怪魅操筆逐之此真所謂市井輿隸持盤者矣吾鄉脩古之彥比巷而有其以經學明著取緯史籍備有體用者稱鎮海何家何家素治古文尙書今稱古易古孝經傳播海內與諸六籍漸偕行矣何氏之意以聖人立言十九居易而尙書章句十五居難董賈馬楊辭賦之作十七居難而對策諸篇十三居易故於尙書五十餘篇顯

解禹貢於漢史七十餘傳獨準治安治安之於禹貢難易雖均而垂憲者宜奧奧以留於來賢成務者宜達達以通於從今因而推之致遠救近權衡之數較可知也今天下人自爲聖賢聖賢之道旣墮且祧又畧不思聖賢立言難易之故黃如先生將出而申之以敷章微義籌畫鴻業使聽者無所不解解者無所不難難者無所不易則今天下其猶可治也夫

書山居帖後

五十蚤衰遂輟書蠅頭李生因以爲請念諸詩草散逸因舉近作存之此石世有作者應辨其鷄鶩耳

書樟帖後

蘇子瞻作竹石貽諸貧士欲博數弓水田疑其已沃也爲許問甫書榕頌畢再書樟讞勒之擬以當下簾之錢而問甫翩然不忍廢置復畢斯役蘭亭末章古今所共歎也

書吳太公傳後

余往在白下值吳源長公祖過三宿巖罇酒話素因述其蚤歲所夢仗節鉞涉歷山川皆似吾溫陵者予因憶舊史萬厯末年黃鐘梅司馬操江南中嘗以三萬餘金修築浦口旣而賊至浦口城完得不攘民至今思之於是時吳思喬爲徧姓之所推舉源長公祖已善文章嶷然見頭角其精神所會遂已及此乎天下山川祖識鍾陵鍾陵精氣見於河漢或其星物相命而寤寐與通時雨將至出雲開先何足疑也今海內名哲爲思喬撰述者咸侈浦口築城之事而浦口築城始於鐘梅司馬源長又以方臬蒞溫陵削平泉南之寇予亦有言默默報報相桃李也抑溫陵之山川鐘岳龍江鏗鎔相應猶是旂常鐘鼎相誇耀乎度

源長有進於此者矣

書堵牧子褒史後

或問堵子之孝何如史周曰揚引追制於襄垣徐肅負土於汲郡皆起自單門霜風易悲王臻兄弟以名孝廉起家東海因祀泣帖緣梓號桑皆名著於堂皇事表於閭巷或持此終身或相起於五六年之內必若蔣公所云甫稱釋褐旋復結茨以被初喪襄此新達則未有如堵子之負者也或曰堵子旣感屬纊之言克承先志進於祿養則立行顯揚列鼎前後足以爲禮何必啜蔬枕曲復修鞠凶之儀乎史周曰嗚呼以列鼎揚旃爲足以榮其親此道所以絕於世也古孝子之爲哀也始於爲殯爲殯不足而後爲桐爲桐不足而後取麻桌而裂之被之蓬蓬焉若將委於藁草之中蓬蒿之下如曰父母之意以畫以繡則是苴

削之垂崖不如稻錦之爲志事也或曰堵子感於世俗釋褐之後車過單門長者走匿降者持阜刺候門尖頭鶴呼如迎皇尸以是大慙而爲之至於苦曲自將以媿夫世之鮮車怒馬者史周曰何爲其然也被衰經者志不在於梁肉決癰疽者目不見飛鳥方堵子登第如歸循其階瞰其房見其詩書篋篋無一而非祖考若妣者又無一可遇其祖考若妣者奄忽一二十載則猶之朝暮也其荼蓼劬勞一一宛然發聲哀吽禮遂以起當是時有雷霆鐘鼓堵子不知而謂鄉里之內怒馬鮮車者堵子容知之乎堵子所謂不以媿人而以媿己者也或曰堵子旣感乃考屬纊之言以忠以孝思志思事無取涕泣以爲佩服則曾閔而下樂正子春而上旦暮遇之何取與楊引王臻之徒一節自靖者經然爭名史周曰夫是何名之有以季札子產之孝

也而不以孝名王祥劉殷行通於神明聲振於竹帛而出處結
束多不可觀士苦無至性若有至性又委靡墜於流俗范宣沈
麟士刎手見血淒悼不自勝方其血下淚出之時亦豈爲名乎
江漢之波出於甕口及其匯流而後方舟道德忠孝問於懷抱
猶乳之問酒也昔子游觀於衛見孺子踊者告子夏曰吾始以
踊爲可以已也今乃知其不可以已也或曰仲尼之不爲之何
也五父之殯旣合於防猶是少孤也墓雨泣然則不更築身爲
攝相亦不加戚焉何也曰是聖人也其手之所倚足之所履無
少與長皆至矣予與堵子則猶五十而襄孺子之事者也曰然
則堵子爲之而不以是著於天下不亦可乎曰堵子何著之有
月出而有輝霜明而有光月不以爲藻霜不以爲鑑使堵子而
終於草莽則亦負舂掩涕與襄垣汲郡諸賢者沒身焉已矣堵

子旣冠帶以文章道誼振刷天下情至者創義至者起特立獨
行不問不懼以孩赤救諸耄老亦何詎不可爲乎曰然則夫子
之不爲之何也曰周也則所謂樸樵之人也何足以語禮周之
喪父也已冠喪母也已仕矣離羣索居無書史之敝師徒之厲
縞衣而負土元裳而啜泣嗥然而鳴窈然而呼不知時日若鳥
獸之決驟識丘壑焉耳彼昔之不知則可以已矣而猶且不已
若斷縻之續綆也夫周也則何足以語禮

張溥曰銅山論禮旣貴反古尤戒失身蔡邕王祥古之純
孝卒以公卿自累銅山傷之獨行天地蓋其難哉讀銅山
太史氏禮問之篇則出涕覆面銅山孝子也見堵農部行
事而哀噉然孺子啼

跋

畫松跋

兒時喜寫松柏常以奇挺爲能極之簡質以爲似古有道者比窮諸山川備觀諸選乃知我松偃蓋垂髯干霄獨吾鄉一二爲然至於黃海元嶂有高不踰尺橫碧干亦有挺身十丈傍無附枝盤曲支離盡於南壇之藪迴旋宛轉極於丁園所都晚來過石梁樵徑見三四松列於道傍柔枝迎風傲然欲舞乃知嚮所稱積翠凌霜固有得於鍊氣之至柔取度於合美者矣勿使識者見之謂松柏學蕙蘿之姿干霄効趣時之步也已卯春三月偶作於七串閣

跋倪爾徵詩子

宏光元年夏五月舟中觀倪爾徵家藏鴻鶴花萬卉中不妍千風萬波中不顛此是恆山

聖人前余識之曰海涸珊瑚初著花島移瑤艸故抽芽仙人已去鶴書在常有樞皮度酒家爾徵喜請再跋余又曰尋常著足亦萬里棄翮猶成大小山不知何物餐君字并得安期千轉丹

已極流寇未平獨留數多徵輸不給勦賊則限期已過寬假則法令不行又人少擔當事多推諉囂尤易起直枉難分其欺罔好利分畛忘公者比比而然問有清操之臣又傲物遂非用之則恐誤事機不用則又可惜要與諸臣商之諸臣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以對諸臣叩頭畢就左班柱下立各五人序對尙書奏職名畢始更端奏事已趣去上傳奏職名卽奏事凡三班諸亞卿盡臣爲詹少與屈可伸黃錦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棟爲第四班臣念宣諭憂勤自談選將練兵汰兵清餉合勦爲撫先內後外者種種碩畫皆在章疏爛不勝陳唯以清操之臣傲物遂非恐不可用爲人才消長至德成就第一關鍵於是臣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矣古備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都言天祇是虛公不

知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清而後明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卽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心不清卽耳目無以成其功所以夫子說知人愛人旣不知人如何愛得人凡天以愛人爲體以知人爲用人至以愛人爲體宰相以知人爲用當堯湯時七旱九潦別無消弭之方祇是用一臯陶用一伊尹便是天下歸仁兩人學問皆從清入手古人亦說清任和有此清纔成得任和若無此清何處成得任和所以孔子說知仁勇司馬光說仁明武此智字明字卽是清的意思勇字武字卽是任的意思如此纔成箇仁纔仁得天下古人知言知人之法皆出於此所以說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決無有舍清明別求治平之法者臣所見止此不敢多陳遂叩頭訖同官屈可伸黃錦及徐鑛朱國棟各奏事畢正俯伏間上召問臣云黃道周此章書聞所未聞卻

有可商量處朕所云清者乃學者造道之基古所云清任和者乃聖人完德之局如何一槩說去殿中諸臣皆肅然悚聽知聖學淵微非小臣所及道周造次不知領受說清爲天地生人之本人受於天者旣清又加心學問雖尋常人可造於聖賢之域人習染不清又不肯學問雖經聖人成就亦做一事業不成譬如天地不清風雨亦不能和四時亦不能平日月亦無以爲光上見道周亦未甚領畧卻云不是清亦是美德必智仁勇合乃是聖賢學問道周於此聽未分明又云聖人與天合德得於天者全所以首出庶物五德全備臣子勉強學問得於天者不全或清修自好亦可不玷名位免於曠疎譬如臯陶九德咸備亦有得其六德者以爲諸侯得其三德者以爲大夫如何皆得九德咸備臣學問疎淺非敢以一偏之學皆可造於聖賢實不敢

以完備之局求多於臣庶上天顏益和謂道周曰誤聽矣祇是泛論人才不爲諸臣而發又云起來道周始同諸臣叩頭而興是後又四班各奏職名敷陳畢卽過兩柱下序立上傳賜諸瓜果諸臣始出殿門內謝恩尋趨西成閣西廊中使已捧策題至御筆琳瑯可四五百字如天語所宣而條款詳悉誦之始啓龔贖傳錄之下曰已就晡援筆立書牽於文義反不得騁緬憶咫尺之下衡管所窺昭回炯然蓋自三代而下元成馬周粗引仁義未及造道之方正叔溫公畧談道德未究淵源之極陸贄多陳而不精伯淳引端而未竟求其親睹堯舜預聞性道者蓋亦寡矣至於諸儒生質旣殊入門各別或云居敬爲本或云主靜爲宗或云養和以守中或云致知在格物惟我聖主確以清爲造道之基仁爲完德之局得天之至先後而不違體性之全古

今而合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於斯為盛精而思之畧而行之
百世可師臣又何幸親與颺言以是敏德光被四表昭格元穹
巍巍蕩蕩臣又何能名焉

鄴山講儀記

洪思曰蓋癸未三近堂時所作黃子初與朱美之陳臥
子諸門人講業大滌書院於時學者猶未遑於禮樂又
三年與榕壇諸門人講業紫陽書院輒時時以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戒學者不十年而漳上諸生皆悠然有禮
樂之思一日會四方問業者三百八十四人於鄴山之
下以講以習一時蓋彬彬焉浦中諸生亦時有東臯明
誠堂之會講儀
蓋取諸鄴山

凡講堂賓客謁聖後

洪思曰在浙中大滌山時猶未有神堂賓
客惟過洞霄宮謁朱子在漳上紫陽山時

亦未有神堂賓客至榕壇者先過壇西謁朱子廟下後在江東
門人始築神堂於鄴山之左所謂與善堂列先聖賢見聞知之
圖於堂上有賓客必謁焉或講監或講史肅客而入
致恭久之典容二人引客入於講堂所謂樂性堂也
坐定鳴鼓
三通誓眾左監升壇高聲唱言在位莫喧敬聽誓言右史升壇

遂讀誓曰皇皇上天列聖在茲父師兄長悉照臨汝凡我同儕
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其有為謀不忠與交不信習異端以害正
道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長慢游是好者
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驕諂佚樂託文章以敗善類者不
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為陽鱗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
有侮人之惡以訐為直居下流而訕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踰
閑越簡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寡寡取非
其有好興訟以捍文網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條不在此位在
此位者咸滌爾心正爾志有失相規有過相儆毋為面諛而有
後言皇天列聖父師兄長實照臨之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左監
高聲又唱言曰誓言在茲敬而聽之磬一聲降就位賓主獻酬
歌詩禮畢將奏樂左監出誦抑之七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覲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史出誦賓筵之末章凡此飲酒或
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知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
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
敢多又誦畢鳴鼓金奏唱禮畢主人送賓

鄴山書院記 凡二十章

洪思曰蓋文明書院也是山亦名焦桐山蓋乙亥小築
時或云是山惜殘山矣門人笑曰殘乃爨下之焦桐黃
子聞之遂名焦桐山云癸未卜築時或云是山惜但山
之骨矣門人笑曰其骨似郭侯黃子聞之故復鄴山之
三堂初築三近堂於中峽門臨黃子之釣臺蓋明瀾門
也今爲黃子廟次築鄴山神堂於峽北曰與善堂以樓
先聖賢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次築鄴山講
堂於峽南曰樂性堂爲鼓篋者之所休門瞰大江蓋敬
恕爲宗門也出門則見諸翁矣丙戌年春三月黃子殉
節計至乃詔諭忠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學之所皆賜
表文明書院

鄴山者我漳良岳之陰北谿迸流將匯於江東長橋東之步皇
宛蜒谿衍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若
或爲之莫知其然舊傳蓬萊峽洪思曰峽內數里有蓬萊峯其
下北谿之水出焉古漳州記所
謂蓬萊
渡也里人名之曰石僂石仙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
也石仙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
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拄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
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白石仙遞西
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蹋癸旁縣流蘇間
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
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嘗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罨覆
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
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沌

吾安能從爾游乎余足迹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
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甌浮丘縣厓曲房視
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兩家分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邊
養藏固自處鷓鷯賜予以逍遙嚮余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
果洪尊光曰吾黨之欲營茲山癸酉乙亥凡兩不果所不能已
者止爲諸翁數片石耳癸酉秋勝與張勗之諸生卜築江峽
黃子有詩云有石真堪老無家眾所知乙亥秋勝與呂而遠諸
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
黃子之愛諸翁也不至十年竟兩卜築茲山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尋茲山五月
十日實始啓疆余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日涉足瞬
會不數步霍然病已爰述其途徑竅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礪礪
得命意匠焉

凡適鄴山從南谿僦舟襍被壘榼駝以清流不二十里抵涿河
乘潮上不五里望江東猶下裳之循衣帶其於若耶適山陰
棹數畧相當

從陸來者出萬松關可十里至虎渡西望長松拏蒼擁二叟騎
屋脊下數行人者此峽口之旂旛也見旂旛知其內有棲靈矣
過橋西籬落出旂旛下南麾虹梁東對仰湖巖谿從北來至是
渟澗吞吐江湖囊括諸槩俯見鱗帆如翔魚鬣舟適鄴山者從
厓上招之波壑皆諾然猶未見諸翁也半里許垂麓西澗之水
出焉過一小橋得平疇百晦甚宜稻緣坻行半里許遂抵南麓
蓋外庭之阿於是再卷矣出卷上瞰江澹巨石嶽寄迴顧訝然
如大石廡盛夏午陰猶可以憩得長松青梧十數導之如南天
門接於平地
從石廡北行有街四五十步夾丹石壁下走平疇是宜修竹從
此望見諸翁矣

見諸翁跨平疇又可百晦泝坻從之夾以槐柳其道可騁趨出
翁下喜得促至且至有泉遶之匯而爲潭深不可測下與谿通
未可徑涉緣山有微徑紆二百步出翁右膊來潭上顧翁影搖
搖潭中碧色四環不見谿門迴顧峩峩頂髻成羣若伸鳥爪欲
搔人背云是巨靈濯纓從此遂與翁親

初接數翁參立顏行點首轉睛時舉右袂可十七八丈間離尺
許窈窕欲語

息爲初臺間四五丈與後隊聯可設兩筵三翁卓然爲前者屏
爲後者旌左拔一劍三百餘尺晉圍尊觚上下適均炙柱縣繩
乃知其平

從縫中行適於中臺則是屏旌森羅五峯圍手接膊置人於膝
斷紋出雲松生其間中列三筵猶自綽然植劍縣琴皆在其前
約西北面以伺講舍旁出掖門可窺平田仰視領頤欲與斗連
中臺縫不可上拾級而下左旋窅然爲兩縣雷其一髀也紫石
盤窪句股百尺下生長松其末一握可下兩榻稍進三十步雷
高二百尺奄中狹底西北井谷之所射也

井谷射前拾級而登是爲後臺羣真之房有凡有牀以置三筵
羸於中臺西南水濱馮牖臨廁可二百尺從石牀上或緣左磴
可躡諸翁背及中丈人之肩下瞰中臺如青鷄跂坐於臂鞞客
對其上尚可一榻旁置櫟榼左望大峯作紫霞馥朱旗絳旛爛
然天半退臥房下目奪魂搖良久乃安是宜梧桂芳蘭側生間
發潮來燈青仰笑明月

凡諸丈人或離或合雖十四五左右因倚常如十百不可測識
置是一壑稍躡大峯之麓卽前井谷紫雷北面鑿磴數十值小

平臺南面視之則諸翁次第約畧可數矣

從小平臺度石坳曲屈梯攀可百餘步頂踵猿接為大石梁梁廣百尺如香象鼻從此躡之抵紫霞駮石砌萱徑時生蕙香左上一臺方廣十餘尺立一屏風畧與之等丹碧爛然如出汾鼎朱旗絳旛擁其後方其左垂麓尙有二老負真烝從臺趨下欲講農圃坐於晦野

前臨象鼻俯地二百尺見諸丈人差立於前垂囊佩魚有所哦矚名之曰選真臺

從選真臺西躡紫霞駮若騎列缺出於電末甫過缺也有小磴西上為白榆洞面俯層厓容兩蒲團上通星辰自選真臺至列缺皆宜檜柏稍就行列微風扇之以當塵尾洪思曰黃子記是山時三洞皆未鑿獨白榆洞已有其名在芙蓉峽上然未鑿故僅容兩蒲團耳今鑿為曲折三門其頂皆盤螭文游人或呼為黃龍洞今亦以黃

巖偶其壁兩蔚如植虎豹東門出列缺臨紫霞駮南門俯見諸翁庭有石櫺通於洞齒俯而瞰之諸翁邈於階下十丈之髻一洞最近人游履相接偏無恙從白榆洞右盤東嚮立大峯之髻廁視石澗兩壁走削為芙蓉峽

峽南峭壁空函石閣雜樹滃然中列牀几去地百尺峽北盤石如龍垂胡胡上可坐十數人從此紆下為採芝徑採芝徑亦峽也中峯溜水之所瀉也

從採芝徑下可抵講舍南睇諸翁絳旛掩之但見三峯冠纓巖然不見嗟峨東面仰湖山張福永曰魏習字德公常為榕壇都講以文行著丙戌後遂講農圃家於此山日夕必扁舟過大江獨守鄴山講舍者六年戢翼迴棹如師子屏之擁戴勝摩其甬隧上見重屋自諸翁之庭考正於此此其堂皇矣

從採芝徑上石齧樹齧蜿蜒昂低出講堂洪思曰蓋樂性堂也背為燕來斜斜過百步北瞰丹砂嶂丹砂嶂削壁也縣繩以梯從流蘇旁

下下過蕪蘭晚晚三畝畝下西望石磴壘壘南支展旗下掩江門是則不見諸峯矣見一旛竿冒於嶂端如斗南星

從蕪蘭晚西上石壁蒼白不作丹砂色下瞰百仞壁上微徑不

施鉤欄可緣壁行抵二石樓洪思曰黃子記是山後始鑿逃雨巖於石樓之上蘭谷洞於石樓之

下皆記所未及游人今俱以黃巖稱久鑿一鳥道在石樓之壁黃子常書鳥道不絕風雲通於壁上蓋微徑也人莫敢行唯黃子日夕往常一日折杖遺履墜崖下可三十餘丈今游人備為黃子舍身屢逃雨巖廣可二丈許有堂有房左右皆窳窳可通蘭谷洞形如鉤瓜環可二丈許西南出小門可上逃雨巖人以間於鳥道多望崖而反則必憩蘭谷洞以為甘棠也今石樓崩壁上微徑無復尋者孫登魏騫之所垂涎也

石樓而下有三成臺端好底平左右夾輔宛然如一右顧丹嶂

別出圭洞可十數步通南講堂自是以西別為奧區

三成臺左帶隆阜陂陀至於江步中闕小坳面三石闕為小蘭

若張福永曰小蘭若者黃子初欲容一老衲於此以守是山門人皆爭不可黃子歎曰吾非不知其不可也山無四鄰去久

甚遠不十年此地當大繼亂吾黨安有一人能獨守空山乎魏德公諱日習雖不敏願守是山門人乃構數椽於此為山阿小隱不復言小蘭若矣黃子殉節後德公遂隱於農圃之間以守是山六年而不衰一日兵至如雨可數百艘集於江令於軍中日敢有近鄴山者死然而隔江兵已入德公家德公負其老父以出四面皆兵無所復之一家可三十人俱入漳陷於圍中數月俱餓且死吾黨哀之德公去後是山無復有人不十年三堂遂為空山至今禾黍方離離 從是西望兩峯

平頂若結幔帷中不勝風微窪之中不見衾裯是為中峽

中峽之頂有臺九成每高九尺梯梯齒齒直造巔末中峽之中

為靈壽壇方廣三四丈前對柘谿兩峯交揖江水環之上下安

瀾中峽之下有蒼石屏方廣七八步周中繩墨如人所築畫麒麟

壁壁前平坦可八九丈諸子所為中堂洪思曰蓋三近堂也庚寅九月望黃子旅

櫬至鄴山門人乃於中堂治喪三日然後發引送喪歸石養今遂為黃子祠矣也壁左石屋有廊有庀

上與壇直下至江澹磐石漸流與潮高下坐而垂釣多得江魚

洪思曰蓋釣磯也潮來時有聲門人謂之浮鐘或謂之游磬

中峽之左背負百仞前臨北渚左臂欲抱下有關鑰中間敞平

洪思曰蓋與善堂也

倍於壁前是築神堂

石鶴峯諸賢之所游稅諸賢足迹或未經此其或經此留連低

回皆不可知

洪尊光曰安卿陳北谿淳也直卿黃勉齋榦也文

夫魁也鶴峯蔡處士烈也神堂既落黃子安先聖先師見聞知之圖於神堂內楹而顏曾之見而知之周程之聞而知之已皆在園內乃別祀朱子於神堂前楹一以會門人諸翁下議所以從朱子者門人皆以安卿直卿東湖剌夫白石鶴峯對余獨執

別祀文由於山阿小築以白石鶴峯及東谿翠渠仲先汰沃從

文山之死為仁為義不可不祀黃子以為起余惜留都之召亟未遑禮樂

神堂以西一峯卓筆突於左腕巡腕上下皆宜亭宜松宜梧出

左腕十數步有魁阜八九尺石巉臨渚為北釣臺北釣臺名也

以引魚墳不如壁前

北釣臺而下有石池十數步深不如諸翁之跼然墊石盤可以

洗硯可以濯纓稍西十數步有自然臺上下如簞背枕雕几可

坐十百人方幅齒齟整於姑蘇之坐臺後巋然重簷垂屨諸峯

環之宿窪復碧又有平疇十百畝與諸翁之跼埒先後句牙廣

狹量平西望深禱不可窮際然中峽以左峯臺之觀亦盡於此

凡自丹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郎之意取

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然皆有幔

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日坐臥自有漳以來千夫所指以

為是殘闕棄置者而余取之以為是鱗羽所宗真靈所都諸君

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君子亦阿好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

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於小成以余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

徂徠嶧陽穹窿縹緲廬阜黃海烏龍天目大台九華枯蒼羅浮

皆極天下奇勝然而游不能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進倦則

舍之及其老也乃以是殘丘剩壑爲可以當齊山白嶽玉甌浮
丘之盛稍推廣之至於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執
須允爲回賜躋丘陵於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
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士之心乎不然何享帝之貴
也

鄴山自設漳郡以來未有物色之者山川之靈待公而顯
序次奇景摹寫盡致筆筆如畫抑何神似水經註也後學
識鄭玫

樂性堂記

洪思曰講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
敬恕爲宗門也出門望見諸翁八九峯

樂性堂者吾黨所考論之堂也諸生至鄴山者討德於與善徵
功於三近從容於樂性聿稽其義體之親之亦可以弗畔矣堂
在三近之南面臨旗山背芙蓉峽石林簇立在於右肱江水環

之則三堂一也古之君子以至善爲性仁智爲度翱翔德林容
與於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輕千駟等浮雲其視禹稷與顏
子無所軒輊故世之學者造就雖殊要於知性之可樂而極矣
知性之可樂又有以樂之匡坐絃歌雖中天下定四海不與易
也有宋諸儒每對來彥必問孔顏何樂以是爲聖賢津關惜未
有舉樂性以對者樂性之論發於孟子而其源本出於孔顏孔
顏以疏水曲肱陋巷簞瓢當天下之鐘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
爲學可以不厭爲誨可以不倦當其未得之有發憤忘食終夜
不寢之憂當其得之有鐘鼓琴瑟不知老至之樂是參差荇菜
所比况而作也使其其中無所樂以涉於山水之間巖幽瀑澌鳥
呼獸悲極目斷崖室遠人遐亦捫涕恫心而走耳何樂之有乎
樂根於心而生於色震雷疾霆不以爲怒嚴霜淒雪不以爲哀

知性之所生則知天之所樂素位而帝王窮冬而茂春此兩者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所爲終始也予老矣不樂爲分外之言然自五十年以來所見諸風雨晦冥無以異於光天霽月以是爲人生第一樂事堂成上下二楹足列五筵庭廊之間足敷十餘几視與善三近二堂其制頗廣外翼室左右各五間以資鼓篋銘曰

學貴知性既知有性乃見天爵不見天爵雖與之生生亦不樂既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爲孝子以爲弟弟以爲仁人以爲義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既出水火如與天帝乘雲上下爲者爲此誨者誨此樂此不已如以天爵禪厥孫子凡是天爵神明所驚天地鬼神各寶其生生道既足遠無死法壽於天地明於日月根心生色如種寶樹

復生枝葉以觀萬物仁智動靜無不恰協靜者爲山動者爲水山者爲仁水者爲智不厭不倦無一非是根色不茂其心必死死徵在心雖爲公侯不如路人君子見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復歸於性情黜則誠才竭則明誠明相生以根於心風雨晦冥不移寸陰譬之霜雪以養句芽萬物相呼各生其家以爲人見則有霜雪以爲天見則無霜雪君子養性何所不樂蹈之舞之鐘之鼓之好樂在中於已取之天爵孔榮千駟爲輕陋巷簞瓢疏水曲肱

三近堂記

洪思曰江東中峽也子時講三近於此甲申五月十三日記之舟中今爲黃子廟

三近堂當鄴山之中其南爲樂性堂諸生之所羣聚也其北爲與善堂先聖賢之所棲也酌其中爲燕居有軒有庭庭有梧桂

庭前距江十四五步臨於釣臺臺石鉅細六七架若離若合與潮上下所謂游磬也洪思日一名浮鐘子常與門人賦之堂後牕四五尺與石屏相直石屏左腕屈爲墨池可二丈許句曲廉窪亦稱研山研山之前爲左翼室曰檀居啓扉闕之與墨池相直其後隆崇駁駁卽所謂靈喜壇也靈喜壇圍可五六十步北層出於神堂之背右有曲磴二十餘級出小會臺憑而俯之與鳥爭智矣臨渚之前字曰明瀾旁曰衡門棲遲河干漣漪諸君所依韻爲詩者也其右翼室曰橘院紆南結室爲迴廊帶以櫺檻西望江源諸峯蜿蜒背負山阿小隱旁有乳泉獻於石趾掬而爲井燕居餽餽濯纍之所取也或曰三近何居乎以爲好學力行知恥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經也皆學也人知夫人之學天不知夫天之學人動靜仁智消息盈虛是人之學取於山

水與月者也山以積小高大以爲好學騰蹕堅確以爲力行導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宕不淫以爲知恥水以匯流慕海以爲好學平科決險以爲力行蕩滌潔清以爲知恥月以資日增輝爲好學三句考績爲力行平滿挹虛爲知恥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學人者也天人相師漸近漸親記曰知遠之近近之則不厭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貴悅者也悅生於習習近而親無是三者則谿壑波濤風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則取譬不遠之近於月也剛毅木訥之近於山也信不諒恭不足之近於水也因信而起學仁者以爲仁智者以爲智勇者以爲勇因性所近與天相親假我以學曰得無過焉耳是吾黨所共有事也三近堂之興於癸未五月十日其開講之日亦適值張中丞奏凱曹司李來於山中諸友咸集爲甲申五月十日聖人

遠神而近人近人之極或侔於天天人相師焉可誣也銘曰
嗟古聖人咸達天德天授之智錫以仁勇純粹體精物感不侵
有如日月初無所學則學彼天日行逮天猶恥不及君子乾乾
則學日月以夜繼晷宵坐待旦不學不行譬之痿人及斃犬馬
路傍是委雖行道者皆以爲恥日月學行不遠於天聖人學行
不遠日月君子學行不遠聖人一息相遠日失月退如斃犬馬
望麒麟尾是以古人好學爲貴好斯樂之樂斯行之學臯得夷
學伊得虺學傅得咸學且得徽猶曰百里方行九十維有顏回
爲力不足其餘去聖皆遠萬里是以古人維日孜孜如千里馬
箠在其背孝弟而外益以文章文章之微乃臻性命衾影微慙
如蒙不潔斯民饑溺亦曰繇已是以天人常覺不遠帝德明命
日顧而是自非然者則曰遠人物之去人不可言說何況去天
安知其量知斯三者乃知吾身與天同德有雙耳目以爲日月
有趾有息以爲週度有浹汗背以爲雷雨人之去天視此三者
以爲近遠不知三者不知其貫以治天下徒亂而已

與善堂記

洪思曰神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
上下天地同流門也出門猶望見諸翁

與善堂卽鄴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北谿
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層巘疊出左右三能張拱交翼是正
申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夏日月出沐晞
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夕照之後峯影入潛東
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
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黝若青若兄開明而姊長庚其西
爲鷓集山峙石如鷓鳴歧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峯淬於兩瀑

其下餘盤則所謂北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
成蓋是流出於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
爲黃龕社中所祀晦翁租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
於神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剩夫翠渠白
石鶴峯爲九先生洪思曰安卿北谿陳先生淳直卿勉齋黃先
生登剩夫陳先生眞晟翠渠周先生瑛白石林先生遇東谿高先
先生烈初從祀有周仲先後移合張汰沃於山阿爲鄴山二友
谿補之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思孟濂谿明道
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聖賢畢乃詣三近樂
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墮
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尙可百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閭牽連
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言禹趨者之皆可與攜童冠濯足振
衣翱翔風月無所滯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

讌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
翼室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
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公祖
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始
申講約是亦闔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
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
也自貞屯而外履夫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
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令居
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
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
未始吾爲陳人亦已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俛仰今古
出入日月偃息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

雖遠謝車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步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維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迸於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啓疆又黼黻之乃立礎柱又藻稅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歸然聖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奧思古人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曰維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艷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與人吳於風雨不善與人憚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性與習遷乃失其正

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便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貴精執焉貴固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釣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轡不違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睠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莠諛詞令色亦維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如攜亶其然乎

畫天下七松記凡七章

順城南報國寺後庭二松秀拔干霄各百尺垂樛孫枝及地前

庭二松高僅與檻齊盤偃如蓋長安靈植自西山竇柏而外無復踰此者

應天南郊壇二松負異諸本自復道以東左一株蟠龍出土數根盤屈如兩條偃地丈餘臥而復起右一株亦合理如腰鼓西南數株東翠可拂亦異表也南郊壇在白門包山毛公壇諸松皆無足觀唯林屋洞前一老突兀靈威丈人當依此老以為生活耳

黃山蒼鬱十日一霽諸老各倚天自傲其最著者有卷龍破石各回抱岑嶠攢空直出有自在松身大於根託掌石上以背支髻如安期之暴煦於南榮也

吳越人買天目松價高於黃山然天目松多高結平頂拱抱乃佳不能如黃山尺寸瓊枝也天目自獅子林前路嶺中諸本最

佳餘亦稀少不能數值矣

天台西自瓊臺之東長松數百株自司馬子微時尙有存者平垂夏半惜為道人負薪余所見尙六七株不遜西目洪思曰西目蓋西天

也

天台東出螺谿一壑縈迴至丁家莊古松十餘株遂極諸致往來觀者無復停日自是長江不憚惠風亦為華顛吐其靈耀也

畫釣臺八松記凡六章

洪思曰子以論楊陳放謫歸與門人復入大滌講業三洞之間歲暮矣念石養甚一日將還山門人送至嚴灘分手雙臺之下畫松別諸生

釣臺多冬青雜木縣厓開磴僅存八松盤舒其間如淮南之有諸公雖體具未宏而儀觀悉備可為子陵朋侶上不失周黨下不失牛牢之流也戊寅長至後十日漳海黃幼平偕蕭山曹木

上禹航何羲兆曹振龍字木上何瑞圖字羲兆皆大滌門人酌

別於此因而圖之移布大滌不必於厓石共載矣大滌函書云諸圖各有紀

贊此錄其一
篇中可作以

此松在子陵祠之西不百步輒見之錯於縣厓下臨碧澗四枝

下樛中有曲枒如鷓鴣喙大滌函書作圖二
子陵作嚴步作武

有兩松夾於冬青之掖纖緘如髮與冬青相亂望之不知其松

也大滌函書作圖二有作此
兩松下有瘦枝抽條四字

登嶺數折有松半株兩枝斜結如蟠蛟螭西枝下垂側而睇之

屈忽支離大滌函書
作圖三

又數折望兩臺之闕有松分株形成分字稍上兩株合抱干霄

虬枝下垂為西臺承蹠與翠厓俱裂矣大滌函書虬枝下垂下
有一臨石鱗一據磴右

八字此篇
作圖四

此松鬱秀中分兩峯從東開徑為左釣臺從西開徑則右釣臺
迫視如垂手而執蒼鶴釣臺之松乃盡於此大滌函書作圖五
為左釣臺下有顧

丈人引雛五
字執作拏

大滌書院記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履啓闢斯山何生羲兆左經
右鉏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苞麓既平環流既清四方
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
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
中途警聽邊氛未忍愀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茆其間徘徊日夕
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於後
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葦近者不能彌月而汗簡所壽踰於
鼎鐘當其遭會又何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竈之氣散其

木雞前無伯紀慷慨劍箭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
與抗送千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著身猶膏臆之著
於茗葉道誼之著心猶寶屑之著於瞳子將爲滌其盛大進以
元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卻
膏梁而尊枯腊諒無濟於誕登未皦於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
疎尊尊繆從時路領目於茲感元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
觀其事會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
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
要無殊此旨趣至於旂常俎豆繫於兩室熒以河魁非君子之
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
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
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元氛廓清宙務役使黃

面聊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
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隰被
畚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盞缶
來證所學雞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噉菜事魔之誅乾餼
以愆之刺也羲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於此已逾六年而僕
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
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游茲山嘗爲之
記久不復憶比復重履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
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鑊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
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
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
蘊艸間叩之若磬是將達於棲真矣棲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

齒匹之可銜一亭棲真谿訝如百間屋詭樓迷廈石鑿石徑隱
現璣樹如鬪鷹鶴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
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於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
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南折而東
展於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門瓊液霏然如茶竈
之在庋閣右稍煩拄杖仰捫湧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
是出谿口涉畚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
泉東出九鎖之谿龍蛻踞於北崖鳳暝伏於南窈蓋出九鎖而
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
天柱之麓於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右
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
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
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卽在
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啓闢者不在記中

大滌書院後記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殘碑依稀
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屨嘗歷
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
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
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鄰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
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谿谿源發於
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
生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傅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
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履所結堂室

異棲未有盛於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蕩石嶂谿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谿窅窅窪窪若葯房壯於層屋若栖真之鬼竅歸雲之窾竅園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撮其所長矣元蓋者卽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元蓋棲真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闔層樓環聯帝有通寶道書所謂懸霤歸雲西望天日暮靄所巢噲舌吞之此三洞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元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於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

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王簿嚮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未絲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墓之後孀然入林安石取幘之前翩欲採蕨終始斯志未失遂初儻有一二高朋解纓呈組朝誦孔易之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浮之詫瓊宮吾皆命以僮僕寘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旣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

雞窠憚此鵠舉乎嗟乎升沈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室丹
黃之殿錢武金碧之宮旣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
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於斯濃不及
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朱故余之於此山亦
猶此山之於九華匡阜台蕩黃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於茲
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
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
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士美蕭山曹木上
與羲兆遞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崇禎壬午余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
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裴徊容與與

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親石
筵或留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
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沂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
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
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
祠下何羲兆持酒炙灑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
不死將排衡雲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
周旋寧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怫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
十日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入禹航儻青山船人九鎖谿顧
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蔭鬱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
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
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鷺鹿疑義稍稍與子靜

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絲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絲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臥子爲紹興府推官陸自巖魯瞻爲湖州府太守余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白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淘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邵先之姚象懸張睿衷翁呂宗唐旣白王天岳再觀元蓋一瞰棲真白日秉炬窺奧窾而反余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

戊寅十月過棲真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殘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藹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霽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兆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巷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元蓋之臂今垂五載未踐厥語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棲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棲真後戶去棲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予嗒然而思世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禹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鬢然而前與趙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士美孟長民肩膝相嚙也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筵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

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
谿銀犬不可更真乎抑天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
旣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
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遇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
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自石步障以西一丘三
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谿之價而
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從白
下過長沙列俎酉陽鏤砂勾漏欲從諸友刊誤推真更思一適
豈可得乎周濂谿欲營湓江結廬其下旣復不果謂潘興嗣曰
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
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
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

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隊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
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
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
民錢去非不去而去非以微疴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
寅爲陳臥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別山之辭曰爲鳳蓮梧爲蛇
擇沮誰當集苑不如烏烏東則有泰山蛾峨西則有蒼龍青柯
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灤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鳥
焚巢芝荻罔遺天愁彼老尙有衡嶽似樗全年如葵衛足相爾
寵從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汗於盜寇唯此
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
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書宜藏其坳岫嘍之碑
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

賜而我安得至召彼九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
室遠勿使人遐勿以毒谿浸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它山
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游宛委山記

一作游陽明洞記

禹陵竣事遂過鎮山訪陽明洞楊徐二大令各以簋輿至宛委
之麓夾道古松擎雲騰虬山川壇三四株及南鎮廟陰四五株
翔舞俛仰繁簡相亞皆天水時物見之殊憶長安報國寺松也
將至石室樹徑黝深竹房宥曲緣磴上可數百步至天瓦菴奇
石間出與軒檻匹稍上微徑見巨石垂覆嵌空直出下盤砥平
可坐數筵南夾圭竇卽走香爐峯路也西望前壑集於鳥啄巡
其四傍未有別洞過此則巉巖嵯峨當度鐵橋以抵爐頂蓋宛
委之陰皆稱陽明洞猶羅浮四百峯皆稱朱明洞耳圖經所稱

鷺鼻石蓋指是山坐石屋中量其函蓋比自展广俗以鷺鼻呼之
又呼以天瓦不如直呼陽明洞可破諸雲霧矣偕諸子坐洞中
良久倪瓚汝攜麈子至又縱目移時乃從下磴捫雲崖及蓮花
石而歸其歸徑蒼巒嵌嵌流湍間瀉幽異倍於來時若從此道
直上洞陰猶緣胡而料驪口由逆探奇先得寶珠矣歸次舟中
與諸子捨車厯阡小憩潘生菴不及談諸經義明晨遂發吼山
之棹云

游吼山記

吼山與曹山相表裏一體離合中爲通川

一作舟

蓋無餘之齋作

小開闢靈蹠旣安神禹所不惡也吼山中鑿三窪曲竇勾連可
通數舟銜尾羊齋如呼金魚走盆石罅中陶家諸曲榭

榭一作樹幽

微隈魁臨俯其上致足樂也東過小渚鑿山可二十仞穹梁下

垂前俯碧潭小菴間之穹梁之下可容三四筵俗呼爲乾洞蓋
與西洞別其燥濕以爲魯衛云陶石簣諸兄弟常讀書其中故
因以爲號憶余江東離郡亦可三十里亦郡人鑿穴之處石氣
鬆脆與沙土雜古錘所離不能成梁祇得擘爲諸峯大小削
成可十餘隊如金狄南遞欲渡橫水相顧笑語可畏也自曹北
出亦三四峯斧擘燦然如擎荷荷每想王屋華岳削壁嵌空當
由帝王所都取材者眾久迷其源遂相驚怪以爲盤古腸胃渾
沌無着則是蚩尤之刀鈍於禹錘也常至秦觀絕巔視其懸磨
鑿痕炯然下如峯山疊拆架陵悉皆人力所就譬之讀書習久
若性其資有靈頑而工力因之髮白須蒼不復記其前路也易
讚坤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似爲平成田疇川渚自通者
若城郭原隰舟車所因無處不因人力將樂玉華洞皆深十餘

里百物具備以配金華金華洞口極隘臥而進之乃睹寬亢凡
三五處似皆古人取金玉土之處特其工傭巧拙殊等龍鬼蛇
神或捨或護則溷傳異道寶莽乖觀矣前自壬申築小室於餘
杭山中卽宋所謂洞霄也其右爲大滌元蓋洞內兩崖雖渾滑
五色捫如琉璃而上頂砥平猶今人承塵削痕若新又西上栖
真歸雲二洞高深兩麗栖真亢聞至十數丈左右穿樓非足所
躋歸雲累梯下臨無底玉乳垂牙礙着妨髻游者覽察或云雷
神之廢宮山精之隱宅旣而旁觀取土之人造白粉者累累陶
穴則亦爲啞然發笑而已謝安石五十始仕行徑山道中喟然
興歎一作嗟曰從此去伯夷何遠又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仙
人所棲王逸少七十餘捨宅盤桓山陰之間猶思汝嶺峨嶻欲
問巖君平楊子雲之宅然其大旨欲樹桑種果釣鯉弋鴻教子

姓希萬石之風而已二老爲三代而下第一高人流離間關偷
此樂土與言屬詠寤寐難忘予旣老營巢臨安之西自禹航上
下臨安所游屐齒倍之今又東窮宛委得與諸友尋逸少之舊
居攬元度之遺躅王氏亦云當以樂死寔當然乎王謝當時諸
將帥皆士大夫暫栖江左不忘中原其橫槊鳴鏑之風英偉可
見然且下畏清論欲爲上流如桓征西見劉長史談第一流人
將盡常爲失色今見分別流品輒以肉塞其口甚者拔舌今日
游覽猶是聲無哀樂耳此去黃巖樂清有雁蕩玉壘諸山是康
樂之所游息彼時鑿道爲郡縣所驚今觀其遺斧唯石和尚旁
一庵耳令與同游吼山更觀吾江東諸翁當令懼然自失也

銅山石室記

銅城之西爲石室山是宗龍之經首東赴如鵬左舒右昂其上
有安石五盤開玉三函壁立南向俯十仞雖井泉未迴洞壑
簡鮮亦靈宰所直宿真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舊環諸刹鐘磬
餘鏗浮於木末左製製一作裂石竇飛泉下滴夏冬不枯捫竇而上
穿雲劈根約三五休出於山室之巔是雖十仞具千仞之勢矣
予自蚤歲日陟茲山月出東望滉漾兩海海中塔峯正當架上
柱海與城如圭擁壁心繫而樂之顧以其下當官舍前臨城中
亦陟步無可營建者而是盤函之間以南向城外勝游駢集巋
然獨名自予覩記廿年之內苔蘚礧礧皆侵墨光當道鉅人之
表詠霏乎其足述也圯墜以來復三五年風雨之所侵頽鳥雀
之所躑躅寤寐真靈者徘徊顧瞻負擔而反是亦可以復起矣
夫隱顯地也廢興時也本天而無競於人者道也地與時闢人
與天游或伏或起卽真宰猶不及知而予與眾人又何私焉予

行屐履未半天下然觀天竺虎丘錫山鄒嶧之間叢土拳石丹鉛畢備其近人也篤則其時舉也益至彼所謂追琢之民也吾幸在遠海反樸削觚而勢有所不可則質文互起夫亦其時焉已矣此地南適又數百武有石闕迴廊是爲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許有鮫屋寒泉石城碧嶂盤於絕巔之上是爲龍潭龍潭巉巖不及二室然其洞壑紆迴視二室則又幽遠矣

潞王監國記

宏光元年夏五月十有六日自紹興歸舟出蕭山見武林諸奔潰者爭舟指可掬也頃之得都下信知十日夜分聖駕避塵將由溧水廣德過獨松關早晚抵臨安余與德公麀子移舟胥江之游晤黃虎癡盧牧洲問都下動靜諸公猶未知駕已出居頃之得馬輔檄何侍御綸持至乃具素服欲至餘杭伏候而二鄭

所部兵至江渚覓舟不可得吟嘯四畔若呼林之猿時舟中諸生謀所以招之者余問何侍御目下儲饜幾何云本省饜尙有八萬四萬供給行在以四萬招諸潰卒不至匱乏正召募間諸潰卒甚譁奪惠藩舟不可得惠藩發礮鎗傷數軍士軍士鋌白刃馳上攫其副舟諸宮眷率墜水次幾爲沙蟲余見潰卒旣不可收遲候駕又未有實信乃偕德公入金華募陽烏諸義士時余與張玉笥司馬皆被皇太后懿旨召入宿衛道中阻絕雖司馬亦無由知之來晤余雙谿余爲流涕道宗汝霖故事司馬亦唯否設數說相難謂余思之未熟耳余謂此事不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人之恃淮南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卽一日移檄從張少傅覓橫磨劔公何以應之乎司馬亦唯否余乃偕德公還出蘭谿六月四日再下胥江審行在信

并起居慈禧宮七日甫至錢塘而馬輔已先約阮大鍼朱大典
袁宏勳輩先集武林以翌日已未奉潞藩監國矣潞藩素有令
聞先年定策以異議故欲羅織諸士紳是以有妖僧大悲之獄
及事稍解爲王之明童貴人二獄所間得不追論然猶誅周鏞
雷縉祚則爲是故也馬阮旣賣王情窮欲自託於潞藩恐江東
士大夫有修顧賀禊日之事者乃以上銜壁事秘不道但云聖
駕在靖南軍中實五月十有一日上與慈禧宮同出都門馬輔
以其母與聖母同爲乘輿渡深水爲土兵所掠馬輔之子統家
兵八千人遽擁上西行馬家父子知之上與慈禧宮邈然不知
也抵杭之日諸士民從馬輔求聖駕馬輔但云聖駕親征早晚
奏捷何皇皇爲熊給事雨殷就坐中責馬輔親征重事何首輔
不知而專屬之乃子俛首無以應也八日已未潞藩始監國諸

臣朝見畢潞藩素服過謝慈禧宮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袁宏
勳張秉貞何綸十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入謝皇太后服澹
黃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畢潞藩見余素服角帶
與馬輔並立問此爲誰余出袖中名單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謂
先生眞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執馬輔袖云先生每事
與黃先生商量馬輔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黃家不知事
吾從行在爲聖駕開道來何不問我輒問黃家講話余謝云旣
爲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在遂散出從潞府面朝時馬阮朱袁
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請見命坐賜茶罷問今日何以教
我者余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爲今日要務殿下輒
云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與馬輔思量余云
事有思量不得者如黑蒼素迴不相入如今日在兩浙要用兩

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是江東老成如何堅不召用殿下云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余云祇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殿下云馬輔今手握重兵如何不與商量余云俱非職意想所及謝出見何侍御乃知馬輔與阮朱諸人議監國且不卽真以俟北人動定余笑云如北人便欲北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何云吾明日去紹興料理行在耳余因入問紹興行在事馬輔佯云紹興安可居又佯問金華何如余云金華水皆西流山川平等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此亦文弱之國耳馬輔默然余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鎮吾終不能與諸公共事孫李二內侍俱錯愕云一杭州尙恐不保安能復談南京常鎮乎余拱手云如此則聽諸公所云乃出江渚上七事求賢逐奸命師四箋值江上爭舟又率爾作前月牽船之別言念悵然聊識

大畧云

逃雨道人舟中記

乙酉六月四日余復艤舟胥江舟中有擬討左許一檄及慰慈禧宮與請懿旨趣馬阮朱袁迎駕討賊凡二疏七日余舟至武林而潞王已監國乃復以迎駕討賊爲請而馬阮朱袁已俱在藩邸偃蹇自若阮大鍼猶媿恧自稱死罪朱大典直驚然云吾開導在前安知聖駕所在馬輔則云小兒亦導駕去不知小兒何在無由復知聖駕是日再具啓請潞府行監國事宜凡七條皆朝夕所可行者而馬輔持未下是午潞府賜食而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三內侍見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矣余請欲商畧諸事宜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見此沓沓不足共事遂決計趣歸十日午有令旨移余閣內商畧諸大

政而馬輔繳回令旨十有一日傳有紅諭頒行所請六事而
騎已抵塘西馬輔欲託鄭舟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餉遽上鄭
舟挾馬輔去馬輔踰跟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跣從方兵入營中
而余與德公麀子亦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臨安動靜唯聞岸
上鼓吹聲響甚則朱大典阮大鍼勦翔從富陽拏舟欲入婺州
者矣予至桐廬鄭靖鹵檄所在扶駕恫疑久之見其人乃僞聖
駕蓋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
諸人皆以信甚迫臨安不能孤存潞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
修康王故事鄭爲桑梓不作段煨張方能作如此事須當與眾
推之十有三晚始從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復自任遂同諸
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啓共請監國雖靖鹵意亦以板
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是晚請至衢州收拾潰
卒誓眾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亦已先後過小關軍容不
立唐藩亦從諸將過清湖矣過清湖南望卽仙霞嶺回視中原
如幽與朔不知誰復漑釜烹魚誦下泉之詩者乎六月十有九
日逃雨道人識於姑蔑舟中

雲洞遊記

夫白衣蒼狗不一之狀固時集於仙都赤豹文狸無定之踪豈
必留於名勝故論鳳麟之標致亦十島之支分必鷄犬而羣升
何八公之寥落也然則鼇足移山或捨撐持之鎮而蜃樓狎岸
實近蓬萊之洲秦皇方外之遊高丘必駕漢家望海之縣樓閣
居多爾乃通浦之清漳卽海陬之經首西從天寶以迴翔盡闕
餐芝之谷東映霞光而曳道遂開掛席之江是以有神女之墜
花化青蓮而椎髻爰作仙人之別洞揮白鶴以褰衣遙臨渺矣

隔水之芙蓉近躡峩然在山之虎豹爾其側徑窅寄陰簷倚仗
巧態相媚怒勢爭搏六虬出而砥石枯五丁歸而巨掌落欲墜
而懸者上係一絲之鼎穿崖而出者下建百丈之旗皆拂天根
盡離地足使鬼爲之則勞神矣胡斧鑿焉而無跡哉或有紫髓
之靈書叔夜來而已合青囊之金藥樵夫得而旋銷乃歷幽廊
以臨絕道如闕鄴都之戶而登太乙之壇汎流出於鼠山初疑
積石瀑布飄於鴈蕩但覺無聲已使六月負寒復令五官欲換
至於斷松翳石如楷貳負之尸窠白鳴崖似答公孫之響解以
不死之神則元牝可窺益以通靈之草則碧方欲泣然其夜燭
不銜宵光可辨見雲車之爭路信月道之自中或者水降波平
鮫客離家之館地通天絕星辰壞舍之宮翬薛之女從驚鬪背
凝風之乳尙結瓊枝蓋叟離以莫通亦窈窕而難說旣乃旁出

放鶴之巔上捫祈龍之穴謝浮邱之乘輪拍琴高而鼓瑟坂當
百折羊腸之徑末懸臺亦十休螭尾之途始合出小有而接大
羅之天自半空已俯高飛之翼於是界漢之石落其支機坐化
之旃象於河鼓累如九卵上有棋子之枰坐可十人下見阿房
想夢心而如昨大城都成碧玉知法語之爲真攜佳句則嗤如
練之江馭冷風若笑留裙之曲使六龍可頓則景純不託羨於
青谿二室可兼則愚公豈獨移其王屋哉於焉循磴歷級東下
攀枝眩地人如飲澗之猿流雲在天家似望吳之馬嘆羽翮之
未成及奮飛而未逮然猶窮厯巖隈廣按杜若不割者山鬼之
緣難絕者霓虹之志裴徊圖畫之亭傍訊荒薄之壘皆足以發
滌幽襟攬結秀色酬造物而坐嘯理山靈而畫諾也於時木奴

初英山櫻將實桃花水蕩雀翰之舟柳葉風描螺黛之島亦有
空濛之奇可瀟混虛之趣辨江樹於雲中最稱會境凌日足於
海嶠益自壯心拓落從空躊躇四望傷閱世之屢更惜懷人而
不見忽乎吾之將行得輕雲而出岫邈哉觀之已極傷神物之
妬余也時有同好攜而並觀許生問甫_困度之倫大弟以陞惠
連之仲知余不妄以信而徵

改服記

記曰異哉縞衣而出練衣而入致吠犬之多聲染青則青染黃
則黃使墨翟之感淚何予中之眩哉豈改服之故也猶憶古人
衣同在躬緒雖不倫端足以諷則有聖人作裁爰垂世則昔伯
禹之少孤授司空而繼父羽水未葬塗山用室蓋愆者負龍之
在舟掩醜者化熊而啓道見羞於妻不字其子於是命衣撤御

裸袒雜出哀而懋功不知其故亦有名世純衣而緣負俎於君
四麾夏國強力忍詬務子之所非躁進急成伯昭之所薄於是
奉主以紱釋褐幡然潔而從汗不知其故其降爲輔縫衣而藻
密雲自郊夏霜柏日貞女覆羹以及元子食三歎而幽拘獻一
物而可釋於是闕天短衿宜生赭服文錦進御望庭屈膝正而
繆贖不知其故又有神聖袞衣而卷風雨將漂斧斨欲缺禾木
已傾金滕未發於是犯千古之忌裂在原之制喋血在裳堅冰
在履懿而戾用不知其故又若寬博之士前緝後縮生寶納君
死友不哭僕姑無靈不二之軀鮑叔知我營三之窟然而水濱
弔古稍慰於蛇蟲國鼎窮奸尙驚於魑魅於是入而薰爨出焉
更衣喪而詭獲不知其故又如曹沫有母生未致力不辭於師
屢挫其國蓋退有方命之羞進有頽家之戚於是強膺韎韜勉

就戎行懦而蓄威不知其故又有哲侯能主度形而衣與塊渡
曹投壁還國嘆哭泣之不與哀昆季之就沒於是秦車祖道晉
疆維服然而巾櫛非耦因醉得脫巧而爰濟不知其故及於楚
莊好隱鄭姬肆荒士慶善諧庶子夜泣於是被以羽翼翔以陳
宋三年不躍之奇六翮垂成之勢憤憤而光不知其故乃如烈
士製服必過其身甘雨未降已槁靈蛇之脂子常來呼遂騫黃
雀之駕於是去珮杜衡長裁荔薜然而門有失所之書行出貪
天之語隱而用文不知其故又如日夕月馳仰天行哭舟在干
澗欲濟無梁之恨劍餘七寶猶懸莫報之期於是擲印綬於鴻
都甘蘆葦之無帶被髮蓬衫乞食吳市死以償生不知其故又
有餘越之君臣善縫無弊紫敗素而十營帚弊享以千金飛鳥
啄蝦慟矣據船之曲深魚死餌歸歟矯翼之時於是襦有左關

裳無下緣辱而怯亡不知其故與夫鴟夷浮江遠以圖全於是
五置其產三更其聲夷光去而誨淫寶井營而壞貞前智而後
狂後醜而前莊不知其故乃如塊特之主奇服駭俗滅明登臺
之命窺秦出塞之心符讖所未傳親賢所不喻慨然戾古恤乎
殉時於是弓矢騎射韋韞雜作敢而壞制不知其故又有游辯
之士聾輓飄忽剪髮書肉謁如帝而不售厲憐王而再逐五車
失三韜之秘黑貂發烏集之思歸而揣摩不知其故至如應侯
作相更衣就御魏使重交締袍解意於是目駭心折眩不敢眎
鳩化之眼猶憎虎搏之輒易寘窮而能通不知其故更有俠士
紉交戟以爲柔佩荆枳而不棄則如豫讓多風食鼎二姓初祿
祿而不償繼耿耿而未泯於是妻子異跡見識青笄忠佞殊身
不知其故又如封豕翼羸匹夫得刃蹈海者空餘曠世之心貫

日者已洩在天之氣然而漸離慷慨自捐其目誓死白衣解就
伶服如臨易水之風豈有燕丹之託報非在仇去非在忌不知
其故及於皇漢酈氏之生謾罵未逢章冠自溺何魯士之鴻冥
而高陽之鶩食老而抗舌不知其故又如相國鬱侯最善緣飾
衣成帝服猶缺其掖然而專者見疑高者見戮於是遣子入衛
廣修田宅胡以疎而謀親乃前虛而後盈以敗完名不知其故
至於賢人傲世無縫之衣渺乎難裁近不可識則有曼倩割肉
於細君長卿竊貲於卓氏正平搥鼓而更衣長文係豕而過市
夫曼倩奏書三月始竟千秋巧對十日再遷辨不在多官乃在
能於是自託恢諧淫佚禁中誰知其故長卿倦游故人已貴自
薄一官如獸在繫好文而臣習武好武而臣言文於是犢鼻牛
衣當鑪條器睥睨傍觀孰知其故正平年少橫絕一世鸚鵡善擊

而不容鸚能言而見累於是卑服單綬受辱不避志高而行卑
誰知其故至於長文高邁初智終愚於是漢燄久灰典午方熾
然且三辭郡佐兩避孝廉紫幘絳衣荷擔遠去狂不廢清誰知
其故凡此數人胡非而是各表裏之不侔而根標之異致究之
則勞心揣之則長淚傷哉夫物有難繩事有難紀陰火自照於
寒波雷首自鳴於震澤豈爲人哉各所值也使云入而能移則
結緣驗性於三炊奔黃從東於百折抑云堅而不轉則石灰炎
海以猶然銀漢灑天而還落故踰汶之獸不踰乎堅貞食樵之
鴉亦溷乎通變過固不同衷難爲狀所以君子冥觀要知內之
不忒達人耦會詎外履之能齊譬諸飛鴻爲鳧爲乙是腹蠹之
觀亦如溟海涉元涉蒼是舟人之見中有難測之地夢多未定
之天故攫飯不祭孔公解惑於子淵棒檄動心張子締交於毛

義苟素衷之不獲豈白刃所能平哉

傭記

夫下浸而上盪者勞生之機本實而未華者陰操之紀道取澤於天人取膏於已故割其肥者煎其憂州支所以飛遁益我貨者損我神羅充所以慚譏使夫家有不獵之肉不穫之粟金在道而弛擔石無種而得玉此夫有志之徒獨行之士所喀然據地而不悔者也間非稟之所然亦其志之有尙或涉艱而得貞或履蹇而得壯或茹蓼而自甘或落堅而繆用或負辛而計償或感憤而中創往不可方衷難爲狀皆傭力而云樂寤宿而弗告若夫值人艱難造命不祐意與鬼忤動輒窘步服鹽車而見笞復壺漿而垂露越踐坐於牛溲少伯吠於狗竇及夫託子外國烹雌泣別棄雙璧其遑他納五穀而不屑鷲虎先伏龍蛇後

直其傭一也又若北印望都憊恒於心乘策縱邁噫唏不禁懷高恢之嚶集過伯通而賃春居作上林學而值窮飲水鳴哀見非上宗其傭一也又如新野縣卒導騎舊交襲夷門之芳躅鄙執戟之見嘲與夫季偉雜作勝之荷擔鬼且之役馬牧之稱張劉簾而見售朱置屨而營生其傭一也又至卜築之巖胥靡爲齊逃名之流而歌射稽皆藉茅以純束被褐而懷玉及至吠犬之雄擊杵興歌卒焉鵠舉以闢漢家與夫季布髡鉗夜襲廣柳爲郡股肱繫金若斗其傭一也又如仁人孝子艱於自給歎雨粟之未集望馬角之未戢隸食秦庭告緡巨室旣肆力於莫逮乃元感之枉卽其傭一也又如陳留子治儉及所推瞻烏誰屋懷郭泰之知機焚猿及木傷張儉之貽累翦髮易形鍛冶持器蓋三反者濮陽之車而百折者龍門之氣輕羽知載重地知避

其備一也凡備多方不一其故生與世謀動與塵俱上備以力
下備以伎故機械見鄙於丈人木鳶見絀於墨氏拙備備高巧
備備甲故緝緝去楚而裂封抱瑟入齊而見棄備德者安備舌
者危故叩角飯牛甯戚所以興髡首鬻身張儀所以斃隱備勿
雜貧備勿專故嚴遵據榻而處羸姜岐耕牧而互利若夫備生
者不備其名備功者不備其身故伯休委帛於女子鳴夷易服
而更肆備名濊食備身隕功故百金售骨燕臺號其佻風千金
售軀軹深忘其愛姊夫物不甘於賤則圖其利圖其利則生其
機生其幾則賤之者至矣僕本畸人毛骨不異耘無一弓之田
築無半鏃之地然且喜涉丘壑不避過謫慶見草而中悅鳥望
林而暇擇或有王孫見哀不報之施女子長跪無功之餐未嘗
不嗚咽自薄而欲絕也至循采葛之歌以賡伐檀之詩鼠飲河

而知足馬圍室而寤樂以眠夫簪紱之士難塞之責汗首炎胸
矜面厲色反顧渥然不自知其爲薄也於是廢而雜處罷其爭
席筆受管於鉏耒衣度形於蘿薜操豚而祝絕淳于之纓得鬼
而守甘宋人之誚然猶懼夫淳釣之穿鑿靈氣之莽裂穢草滋
於名根神柯腐於蟲螿獲戾大主棄其所直俾余力之不售而
荷帝之大辟也况於碌碌而無所建白者哉

徙澤記

百尺之崖一仞之潭隱映容趾行鱗若空可以泳而不可以潛
也厯通之濯杳杳其中引吭於崑洩尾於海可以潛而不可以
游也盪漾所極繩準無度下浸萬里上與天浴可以游而不可
以止也噲九瀆於一勺過六月而再息三成之丘五峯之山可
以止而不可以老可以老而不可以死也於是顧瞻項領缺然

四騁突無黔額釜少宜足舟不繫而衝波林無虞而卽鹿當夫
鄰結鱗穴比屋鮫室過鹽鹵而濯纓望碣石而晞髮火齊魚目
之雜馳江離猶臭之分逐耳目所睹記未有僻陋於此者也然
食其實者不傷其枝掬其源者不濁其泥迨夫太陰處火之年
中谷歌獲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鵲廢巢而反風燕惡艾而
更壘號號者震驚之言嘒嘒者風雨之音尙契我龜曰獲爾土
旣莫足與爲美猶睠懷乎此都也倏焉踰時惕如履薄正平適
魏之始鸚氣方彫士衡入洛之期駒齒未壯不知夫鳥次之易
遷蟪聲之未滅織阿之易缺義馭之難逐然且分戀庭闈割別
親愛北揖大王之峯南歷天子之障西踰五軍之嶺東涉二女
之江還射穿的之舟出尋樅之道蹠踣四顧不自悲其寥落也
信一往之有情亦不知其何心夫物不希貴情不昵暱而且夕

相遇耳目狎習卽山川之麗無用於世猶或厭之而况於人乎
於是亦輕其鄉與俗同心時歲柔兆二月得乙日加於丑太陰
居後卜橫丙庚則鳥焚其巢墨首外仰則鴻漸得桷乃束生芻
爰抹幽谷雖輕別者達士之心而遠去者亦歎口之故夫石礪
齒則已磷泉盪耳則不清人非麋鹿之羣門無龍蛇之字而強
負白首幽觸堊樹入林祈深穴土祈密月明在地則聞提壺之
歌虹流在天則傷走馬之引異方之聲入耳墜目誰追處此豈
得已哉旣而蛇使夔憐人與鬼如舟在澤而尙移龍掛網而焉
訴敘此離則有搖木之風計生存則有及榆之日將猿鶴謝怨
於王孫煙霞解疴於豎子於是屠維作噩日月俱合獨掖老母
外託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仲翔寄家於蠻服鴿飛在原鴻鳴
在澤雖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各深在野之感

矣嗟乎陪京沂伊前郊後市西有禁營右有明堂觀城郭之嵯峨人物之佼好此亦安仁之所湛而閒居之所樂也然而睇目四望離心生焉者何也其涉之而濡其裳締之而匪其故也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荼蓼爲茵席韓削逐而未遑虞擔登而未息樹更土而愈瘠人去國而愈棘然且甘之屢襲其轍記曰涔蹄之水竟尺無鱗傷於隘也傳曰翱翔四方覽彼德輝遠所害也書曰各匪敢違卜用宏茲賁復所大也夫人無百年之身州無萬里之域偶然值之亦已適矣然而鯤處於南溟鯨翔於西極鷲起於榆枋螭乘於蛟翼各有獲於所謀以無累於其心若夫大隗處於具茨陸吾居於大山鄒屠還辛之野石紐終禹之邦此元德之所營湛輿之所并跡有不逮時有不乘故喪家之譏歎六翮之徒成出關之

役誦五噫而未已也

張汰沃艸堂記

靈山右峙碧水左絡悅以澄流鑄以閭族外爽中嶝前齒後角剖肺於地藏山以壑是其土以藝秫不獲百石以樹橘不得千疋而佳氣所盤鬱如輪若日島離抃以傾三洲飛來而處一其北則有閨門百尋金雉千墉冷風所至時聞暮鐘其南則有玉繩界道金較蓋轂往來如髮辮結不絕然樊以疎籬界以輕垣若迷徑於別洞涉海而聞樂也於是有思元之公子載汰沃之逸事踧踏駭指十舉其七其始進也涉霏雲之少宮輾落英之闢道迎靨時清飛茵欲爛間以梅石微啓幽齒似桃流之乍合望秦館而欲企少焉闕首燿然眩目如踰巖闕驟闕太室鉤簾懸雷浮鉦賓日絜帝以規其圍不再常建以髣弧但不五尺已

肅乎修明之時居瑀戈之列庫也爾乃採興山幽赴響會曲大山小山雷左之所徘徊中徑側徑羊求之所騁逐歌以招隱之章託以營糲之志荔薜相綢花石互媚虬態屈葺與構相直其右則有翠幄之亭垂手攜之可伸其足密葉繁蘂蒙籠乎其上交疏游絲蔭映乎其下漏翠籬隙可望見客時羽而簧嚶嚶啮啮若絳帳而奏妓其內也若帷粉黛而笑其外也時因於古枕藉圖籍反厯堂左就夢蘧室若越大庭而胥其域出戶相峙銜以怪石刊蓬垂蘿雉冠雜葩掖途之間反望翠幄若澄潭見影而觀魚於藻也若將窮包山猶未忘其道也進十餘武磔然天闕物與化湊垂見絕壁地角懸肉海眼破石橫葉下黃桐華上赤鳳鸞之所託音日月之所射的築而爲臺上拊其背倏然其想在河洛之間蘇嶺之外也其右北向別華以軒五丁屹向二

酉縮入瑯嬛別架之書脈望二仙之草羽陵之所蠹唐述之所秘亦靡不畜少失所欲亞而差立又有蘅榭背以井絡前與箕炙乃攬落日亦宜清夜然其坐不十人躡不百踵疑丙穴之將窮移甲帳以更賞於是踐墜燕過驚鶻拂飛檻傍石闕數步之間百里內出次於屋左指數聚窟以爲暇勝之觀至此已極少焉颺風若出於籀睇而北視邃若幽谷儵眩乎靈威之索炬神虬之銜燭蓋窺蒼者一線而懸幔者九曲魚貫而進戢鱗偃翼如沿小澗時觸奇石間有茂樹附幹崿垂陰其下可以判簾可以鍛鍊然此細人之所爲非先王之要術也爾乃導以南條委至少室正履若側十步再紉將以屆乎藏真之舊館畫舫之故齋則有石欄護魚精舍下鴿冷煖之水龍樹所浴亦有苦竹初就行列王郎之所窺人張廡之所避客是不數年鬱然外直

凡至於此幽徑垂盡前景俱失若旁達委羽竅於羅浮不復知其脈好之明沒也於是乃肆觀乎瀛島之遺態水石之殊度紆步周欄澹心後務浥沆瀣而俱沐吐磷峒而相角青丘專林之鄉元洲元澗之瀆前壘後節天劃人續中列三楹以貯琅玕其矩不加廣而勝未可狀子平之所游歷少文之所響應淵明之所臨覽季鷹之所動興與夫安石之所營康樂之所鑿仲蔚之所棲山翁之所託與夫季倫之所誇邁安仁之所爲政橐而禩之不出其趾至於修葺之緒渙革之區鬼撤其陋神摸其壯則又有感於廢興之變故先後之異况也於是乃問主人能飲幾何吟諷歷際呼自佐之凡於高館枕漱自樂石可任冠頽然下拜約五六斗起立稍礙釋而游行披竹拂水還過小院其風瑟然酒力已化可進數杯若有惠連之逸季陰鏗之狎客擁樹盤

石亦可二參而見土色若夫峩冠綉紳一酌十舉前避密邇揭而去之將至高臺酒力已發更進一杯傀然醉矣如有緣雅韻士衝披蘿薜常關時啓抵逕■至徙桂樹之遺陰拾石牀之暮藟明月在壁微聞響屨上見溥露覆以密葉至於狼藉雖盡一石猶辨主客更俟酒闌持觥徵詩倚醉逃客往往迷道啞然大笑酒力盡去於斯時也乃綜千古之變窮八垓之趣歌笑時弁不遑假寐痛而讀騷聲出金石又暇擬夫夏甫之所避世長統之所樂志者哉余見主人世亦清吏間有客至時賃簪珥然且爲之履而視焉夫碧落不琢亦葱蒨之蘧廬簷阿能營卽螻蟻之城郭然而驅車四顧覽無以憩則宇宙細於捲蓬蝸殼大於天地故茂林脩竹尙疑禊事之新數粒一枝亦賦安身之智乃若通邑俄傳千金之構崑崙可卽羣玉之峯身未隱而用文言

惟文而可遠則平子所云龍吟於方澤虎嘯於圓丘各有處也
豈爲觀哉故不敢辭遂爲之記

碑記

雙谿碑記

洪思曰豐城陳侯築是谿南埽方就緒以衢州司李擢
去後龍游余侯日新來爲漳浦令始成其事請予爲之
碑

處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干城之色此其人吾與之言經
濟矣吾浦故郡治雙谿從西北來至九曲引南澗東上導縣陽
十許里乃與潮合潮上下東自鹿谿西至石袁石袁之漲納於
西湖鹿谿之漲達於泮水橫總衣帶在邑階除間眾水騰之故
稱浦焉明興二百餘年浦人文最盛則亦以是水故僕從海外
來於今三十年見諸谿流日益清淺橋齒浮齧常四五尺每從

長老出西湖闕石袁之滙登東印詢傳河之渚率馘勺浮湛具
名迹而已攷其故則雙谿與南澗合處爲小水引之南瀉南窪
而東淤失故道而走新利由是則毋論文治卽青白合章通流

爲浦者何以稱焉豫章陳公

張福永曰陳公名其亦字石夫江
西豐城人戊辰進士以司幕署漳

浦以名進士雅善經濟來署吾邑甫下車問百姓利病及境內
所當除建者於是諸先生子弟率以是請僕告諸先生曰已矣
夫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築江壩咸以灌田利民而已今谿水
以其全勢注南洋則南洋日腴以其餘瀝遶城渠城渠亦不汎
是何害乎陳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水以漳水卽在鄴旁今谿
水南下不復遶郭則是使旁鄴者靳旁浦也李冰之築江壩使
雙江通成都中舟帆可達今雙谿不得道南橋南橋之下塞裳
可涉則是使塞裳傲舟楫也且是南漸窪水爭趣之積久必沮

如使東上就故道并力城渠於勢深壯於居人又甚利僕曰然
兒寬爲左內史鑿六輔渠召信臣於穰縣築鉗盧陂其水皆在
城南五六十里皆職溉田無損於縣治何也陳公曰不然西北
都居皆高原故遠而通其澤東南都居皆水地故近而流其惡
且鄭國南陽之水亦不幸在五六十里之外豈近絕其衣帶與
之走險哉僕曰然微公無所聞是言也然僕猶有難焉兒寬爲
左內史召信臣爲南陽皆五六年乃遷去猶有所謂白公杜詩
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縣不過三五月異旌且下吾儕嗷嗷仰
甘露以爲時雨疎矣公曰是何患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兒
寬杜詩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載遠者四五十年猶之旦暮也
今天下賢者在京輔無以自見率樂爲郡縣相要害導便利與
士大夫講論留注惠鮮無窮白公杜詩亦何遽遠乎於是諸先
生拜手誦言曰噫陳公之慮周矣夫自谿徙以來垂二十年吾
黨率囁嚅不敢建白者爲是數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
走易之樂城無環渚之勢就下者憂洳流惡者憂淤雖西門豹
翟子威起吾儕又何賴焉如子所云處蘧舍而有百年之思相
原隰而有干城之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於是命僕復紀
其事爲之銘曰爲鴻語鵠雙谿當復爲鵠語鴻雙谿當東西湖
生波傅公通河梁巒含光其樂則邢陳侯規之惠我人多



